

話體文讀本

冊中

戴叔清編

青年作家
ABC
叢書之一

上海文藝書局印行



六之書叢CBA家作年青

本讀學文體語

第 二 冊

編 清 叔 戴

海 上

行 印 局 書 藝 文

1 9 3 1

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廿日付印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廿日出版

一版權所有翻印必究一

總發行所
本埠特約所

上海四馬路五
四九號太坊
上海四馬路中
市第五五六號

文藝書局
啓明書局

▲青年作家ABC叢書之六▼
語體文學讀本 第二册
全書十册實價大洋五元
每册另售實價大洋五角

編者 戴叔清

發行者 文藝書局

印刷者 文藝書局

〔注意〕 本叢書總目列後

戴叔清主編

青年作家ABC叢書

(全十冊)

寫給青年創作家

這可以說是「青年作家ABC」全書的一個敘論，也可以說是一部頂重要的關於青年作家修養的書。這一部書的主要任務，是指導青年，告訴一些怎樣能修成優秀作家的方法。作者用非常簡明的語言，出沒入深的作了扼要的說明。你要成爲一個作家麼？你要知道怎樣才能修成一個作家麼？那麼？請你務必讀這一本書。

文學原理簡論

你已經知道怎樣才能成一個青年作家了。你已經知道文學原理的了解了。這一部書就是進一步的專門的爲你解釋主要的文學原理的書。這一部書是竭力的避開了煩瑣艱難，簡單明瞭了介紹了主要的文學原理。你一定不會像讀那些令你頭痛的艱深的文學原理書籍一樣的無興味。你定然是很容易的就會懂得文學原理的主要原則。

文學方法總論 (上)

在介紹了文學的理論書而外，進一步再介紹兩本關於文學方法的書。這第一本所涉及的，是一般的作文的方法。從造句章節說起，一直說到描寫。這取材料佈局，以及文章的體例。一切有關於文學的基本的描寫的技术，是全都論到了。是一部「論作文」的入門書。

文學方法總論 (下)

第二本，內容分爲三部分。第一部分，論詩歌寫作的方法。第二部分，論寫小說的方法。第三部分論寫作戲劇的方法。這裏，是簡明扼要的介紹了關於各方面的基本方法。青年作家可以很經濟的把握到各方面的描寫技術之路。

語體文學讀本 (上)

僅止於理解得文學上的理論，文學上的方法，依舊是不夠的。一定要從許多的名著上去加以學習——內容的以及技術的。因此，繼續介紹這三冊讀本。最宜於高小及初中一，以及開始學習文學的青年作家的閱讀。每篇章末，有編者的詳細的介紹與說明。

語體文學讀本(中)

這一本的選材，在程度上，比之第一本要深入，在門類上也較為繁複。若果說，第一本適宜於開始學習文學的作家，以及初中一及高小學生的閱讀，那這一本給予青年作家以及初中學生閱讀，是最相宜不過的了。

語體文學讀本(下)

這一部文學讀本的編製，在內容的淺深上是採取漸進法的。第一二本是側重國內作品的選輯，這第三本却側重國外的名著了。本冊適宜於中學三年生及青年的作家閱讀。全書編輯的順序是採取徵本的方式；無論作為教本，抑課外讀物，均極適宜。

文學描寫手冊

這一部「手冊」是具有「辭典」性質的書。全書分為三篇：第一篇，描寫總論；第二篇，描寫文範；第三篇描寫特輯，在這一小冊裏，作為它的三大主要任務的，是把描寫的方法，和優秀的文範。

文學術語辭典

在原理，方法，範作之外，還有幾部幫助青年作家的書。「文學術語辭典」就是一種。這一部辭典，是專門的解釋文學上重要術語的書。對於術語的選擇與說明，竭力的求適合於青年作家的需要與理解。在讀書時，有這一部辭典，定然可以減少許多的困難。

世界主要文學家小傳

這一部小書，也可以說是和「文學術語辭典」相輔的讀物。「辭典」是專門的解釋了術語，這一部「小傳」，却是專門的介紹了世界上的許多主要的文學家的生平。全書不但介紹了每一個人的歷史，著作而且也說明了每一個作家的作風，以及他們每一個人的作品值得特別注意所在。

全書十册用上等厚報紙精印。三十二開本

。每册實價大洋五角。全部實價大洋五元

並加贈精美錦匣一只。

上海四馬路 中市五四九號

文藝書局出版

一九三一新刊

語體文學讀本第二冊

— 目次 —

- 一 敬業與樂業……………梁啓超（一）
- 二 一個鄉民的死……………周作人（九）
- 三 鴨的喜劇……………魯迅（一四）
- 四 竹葉……………田漢（二二）
- 五 搬運夫……………賓斯奇（二四）
- 六 影……………普魯斯（三〇）

- 七 吳虞文錄序……………胡適(三七)
- 八 收穫……………綠漪(四三)
- 九 海燕……………鄭振鐸(四九)
- 一〇 畫家……………周作人(五五)
- 一一 貓的墓……………夏日漱石(五九)
- 一二 兩個掃烟囪的童子……………美爾博(六五)
- 一三 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郁達夫(七三)
- 一四 一個人在途上……………郁達夫(八四)
- 一五 愛的實現……………冰心(九七)

| | | |
|----|-------------|----------|
| 一六 | 青年曲…………… | 徐志摩(一〇五) |
| 一七 | 瓦釜集代自序…………… | 劉復(一〇七) |
| 一八 | 過客…………… | 魯迅(一一二) |
| 一九 | 頑童…………… | 杜德(一二五) |
| 二〇 | 嘯…………… | 契訶夫(一三九) |
| 二一 | 南高峯看日出…………… | 胡適(一四六) |
| 二二 | 偶像…………… | 王統照(一五二) |
| 二三 | 新生活日記…………… | 郭沫若(一六三) |

一 敬業與樂業

梁啓超

我這題目，是把禮記裏頭「敬業樂羣，」和老子裏頭「安其居樂其業，」那兩句話斷章取義造出來。我所說是否與禮記老子原意相合，不必深求；但我確信「敬業樂業」四個字，是人類生活的不二法門。

本題主眼，自然是在「敬」字「樂」字。但必先有業纔有可敬可樂的主體，理至易明。所以在講演正文以前，先要說說有業之必要。

孔子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說：「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孔子是一位教育大家，他心目中沒有什麼人不可教誨，獨獨對於這兩種人便搖頭歎氣說道：「難！難！」可見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藥可醫，惟有無業遊民，雖大聖人碰着他，也沒有辦法。

唐朝有一位名僧百丈禪師，他常常用兩句格言教訓弟子，說道：「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吃飯」。他每日除上堂說法之外，還要自己掃地擦桌子洗衣服，直到八十歲日日如此。有一回他的門生想替他服勞，把他本日應做的工悄悄地都做了，這位言行相顧的老禪師，老實不客氣，那一天便絕對的不肯吃飯！

我徵引儒門佛門這兩段話，不外證明人人都要有正當職業，人人都要不斷的勞作。倘若有人問我：百行什麼爲先？萬惡什麼爲首？我便一點不遲疑答道：「百行業爲先，萬惡懶爲首。」沒有職業的懶人，簡直是社會上蛀米虫，簡直是「掠奪別人勤勞結果」的盜賊。我們對於這種人，是要澈底討伐，萬不能容赦的。有人說：我並不是不想找職業，無奈找不出來。我說：職業難找，原是現代全世界普通現象，我也承認，這種現象應該如何救濟，別是一個問題，今日不必討論。但以中國現在情形論，找職業的機會，依然比別國多得多；一個精力充滿

的壯年人，倘若不是安心躲懶，我敢信他一定能得相當職業。今日所講，專為現在有職業及現在正做職業上預備的人——學生——說法，告訴他們對於自己現有的職業應採何種態度。

第一要敬業：「敬」字為古聖賢教人做人最簡易直捷的法門，可惜被後來有些人說得太精微，倒變了不適實用了。惟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說「主一無適便是敬」。用現在的話講：凡做一件事便忠於一件事，將全副精力集中到這事上頭，一點不旁鶩，便是敬。業有什麼可敬呢？為什麼該敬呢？人類一面為生活而勞動，一面也是為勞動而生活。人類既不是上帝特地製來充當消化麵包的機器，自然該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認定一件事去做。凡可以名為一件事的其性質都是可敬。當大總統是一件事，拉黃包車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稱，從俗人眼裏看來有高下，事的性質，從學理上解剖起來並沒有高下。只要當大總統的人信得過

我可以當大總統纔去當，實實在在把總統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拉黃包車的人信得過我可以拉黃包車纔去拉，實實在在把拉車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這叫做職業的神聖。凡職業沒有不是神聖的，所以凡職業沒有不是可敬的。惟其如此，所以我們對於各種職業，沒有什麼分別揀擇，總之，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勞作的，勞作便是功德，不勞作便是罪惡。至於我該做那一種勞作呢？全看我的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種勞作做到圓滿，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

怎樣纔能把一種勞作做到圓滿呢？唯一的秘訣就是忠實，忠實從心理上發出來的便是敬。莊子記痾瘦丈人承蜩的故事，說道：「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吾蜩翼之知。」凡做一件事，便把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無論別的什麼好處，到底不肯犧牲我現做的事來和他交換。我信得過我當木匠的做成一張好桌子，和你

們當政治家的建設成一個共和國國家同一價值；我信得過我當挑糞的把馬桶收拾得乾淨，和你們當軍人的打勝一枝壓境的敵軍同一價值。大家同是替社會做事，你不必羨慕我，我不必羨慕你。怕的是我這件事做得不妥當，便對不起這一天裏頭所吃的飯。所以我做這事的時候，絲毫不肯分心到事外。曾文正說：「坐這山，望那山，一事無成」。我從前看見一位法國學者著的書，比較英法兩國國民性質，他說：「到英國人公事房裏頭，只看見他們埋頭執筆做他的事，到法國人公事房裏頭，只看見他們啣着煙捲像在那裏出神；英國人走路，眼注地下，像用全副精神注在走路上，法國人走路，總是東張西望，像不把走路當一回事。」這些比較得是否確切，姑且不論；但很可以爲敬業兩個字下注脚，若果如他所說，英國人便是敬，法國人便是不敬。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職業不敬，從學理方面說，便是褻瀆職業之神聖；從事實方面說，一定把事情做糟了，結果自己害自己。所以

敬業主義，於人生最爲必要，又於人生最爲有利。莊子說：「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孔子說：「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其說的敬業，不外這些道理。

第二要樂業：「做工好苦呀！」這種嘆氣的聲音，無論何人都會常在口邊流露出來，但我要問他：「做工苦，難道不做工就不苦嗎？」今日大熱天氣，我在這裏喊破喉嚨來講，諸君扯直耳朵來聽，有些人看看我們好苦；翻過來，倘若我們去賭，去吃酒，還不是一樣的洵神費力？難道又不苦？須知苦樂全在主觀的心，不在客觀的事，人生從出胎的那一秒鐘起到壓氣那一秒鐘止，除了睡覺以外，總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擱起不用，只要一用，不是洵神就是費力，勞苦總是免不掉的，會打算盤的人只有從勞苦中找出快樂來。我想天下第一等苦人，莫過於無業游民，終日閒遊浪蕩，不知把自己的身子和心子擺在那裏才好。他們的日子真難過。第二等苦人，便是厭惡自己本業的人，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却滿肚子

裏不願意做，不願意做逃得了嗎？到底不能，結果還是縋着眉頭哭喪着臉做去，這不是專門自己替自己開頑笑嗎？我老實告訴你一句話，凡職業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繼續做下去，趣味自然會發生。爲什麼呢？第一，因爲凡一件職業總有許多層累曲折，倘能身入其中，看他變化進展的狀態，最爲親切有味，第二，因爲每一職業之成就，離不了奮鬥；一步一步的奮鬥前去，從刻苦中將快樂的分量加增。第三，職業性質，常常要和同業的人比較駢進，好像賽球一般，因競勝而得快感。第四，專心做一職業時，把許多遊思妄想杜絕了。省却無限閑煩悶。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人生能從自己職業中領略出趣味，生活纔有價值。孔子自述生平，說道：「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這種生活，真算得人類理想的生活了。

我生平受用的有兩句話，一是「責任心」，二是「趣味」。我自己常常的求

這兩句話之實現與調和，又常常把這兩句話向我的朋友強聒不休，今天所講，敬業即是責任心，樂業即是趣味。我深信人類合理的生活正應該如此，我望諸君和我同一受用。

編者附記：

這一篇短文，是說明了做學問的人應有的態度；要「敬」於自己的工作，要「樂」於自己的工作，這樣，纔會有很好的成就。

這和作者另一篇標題着「學問之趣味」的短文，內容頗有相似的地方。

在這裏，作者首先說明了每一個人應有職業的必要，然後是說到了敬業，然後纔發展到樂業；很淺顯，很有條理的解釋了這一論題。

梁啓超，廣東新會人，今已故去。

二 一個鄉民的死

周作人

——西山小品之一——

我住着的房屋後面，廣闊的院子中間，有一座羅漢堂。他的左邊略低的地方是寺裏的廚房。因為此外還有好幾個別的廚房，所以特別稱他作大廚房。從這里穿過，出了板門，便可以走出山上。淺的溪坑底裏的一點泉水，沿着寺流下來，經過板門的前面。溪上架着一座板橋。橋邊有兩三棵大樹。成了涼棚，便是正午也很涼快，馬夫和鄉民們常常坐在這樹下的石頭上，談天休息着。我也朝晚常去散步。適值小學校的暑假，豐一到山裏來，住了兩禮拜，我們大抵同去，到溪坑底裏去檢圓的小石頭，或者立在橋上，看着溪水的流動。馬夫的許多驢馬中間，也有帶着小驢的母驢，豐一最愛去看那小小的可愛而且又有點獸相的很長的臉。

大廚房裏一總有多少人，我不甚了然。只是從那里出入的時候，在有一匹馬轉磨的房間的一角裏，坐在大木箱的旁邊，用腳踏着一枝棒，使箱內撲撲作響的一個男人，却常常見到。豐一教我道，那是寺裏養那兩匹馬的人：現在是在那里把馬所磨的麥的皮和粉分做兩處呢。他大約時常獨自去看寺裏的馬，所以和那男人很熟習，有時候還叫他，問他各種的小孩子氣的話。

這是舊歷的中元那一天。給我做飯的人走來對我這樣說。大廚房裏有一個病人很沉重了。一個月以前還沒有什麼，時時看見他出去買東西。舊歷六月底說有點不好，到十多里外的青龍橋地方，找中醫去看病。但是沒有效驗，這兩三天倒在牀上，已經起不來了。今天在寺裏作工的木匠把舊板拚合起來，給他做棺材。這病好像是肺病。在他牀邊的一座現已不用了的舊灶裏，吐了許多的痰，滿灶都是蒼蠅。他說了又勸告我，往山上去須得走過那間房的旁邊，所以現在不如暫時

不去的好。

我聽了略有點不舒服。便到大殿前面去散步，覺得並沒有想上山去的意思，至今也還沒有去過。

這天晚上寺裏有焰口施食。方丈和別的兩個和尚咒念，方丈的徒弟敲鐘鼓。我也想去一看，但又覺得麻煩，終於中止了，早早的上牀睡了。半夜裏忽然醒過來，聽見什麼地方有鐃鈸的聲音，心裏想道，現在正是送鬼，那麼施食也將完了罷，以後隨即睡着了。

早飯吃了之後，做飯的人又來通知，那個人終於在清早死掉了。他又附加一句道，「他好像是等着棺材的做成呢。」

怎樣的一個人呢？或者我曾經見過也未可知，但是現在不能知道了。

他是個獨身，似乎沒有什麼親戚。由寺裏給他收拾了，便在上午在山門外馬

路傍的田裏葬了完事。

在各種的店裏，留下了好些的欠賬。麵店裏便有一元餘，油醬店一處大約將近四元。店裏的人聽見他死了，立刻從賬簿上把這一葉撕下燒了，而且又拿了紙錢來，燒給死人。木匠的頭兒買了五角錢的紙錢燒了。住在山門外低的小屋裏的老婆子們，也有拿了一點點的紙錢來弔他的。我聽了這話，像平常一樣的，說這是迷信，笑着將他抹殺的勇氣，也沒有了。

編者附記：

『西山小品』原有二篇，『一個鄉民的死』是一篇，另一篇題作『賣汽水的人』，兩篇都是先作成日文，在日本雜誌上發表後，又由作者自己譯成中文的。

所以，作者在引言裏寫着：

『雖然是我自己的著作，但是此刻重寫，實在只是譯的氣分，不是作的氣分。中間隔了一段時光，本人的心情已是前後不同，再也不能喚回那時的情調了。』

這一篇小品，寫的非常清淡，而表現一個人生，以及人類彼此間的隔膜非常深刻，實不愧為優秀之作。

原稿：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所作。

三 鴨的喜劇

魯迅

俄國的盲詩人愛羅先珂君帶了他那六絃琴到北京之後不多久，便向我訴苦說：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這應該是真實的。但我卻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只以為很是嚷嚷罷了。然而我之所謂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謂寂寞罷。

我可是覺得在北京彷彿沒有春和秋。老于北京的人說，地氣北轉了，這裏在先是沒有這麼和暖。只是我總以為沒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銜接起來，夏纔去，冬又開始了。

一日，就是這冬末夏初的時候，而且是夜間，我偶而得了閒假，去訪問愛羅先珂君。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裏；這時一家的人都睡了覺了，天下很安靜。他獨自靠在自己的臥榻上，很高的眉稜在金黃色的長髮之間微蹙了，是在想他舊游之地的緬甸，緬甸的夏夜。

「這樣的夜間，」他說，「在緬甸是遍地是音樂。房裏，草間，樹上，都有昆蟲吟叫，各種聲音，成爲合奏，很神奇。其間時時夾着蛇鳴：「嘶嘶！」可是也與蟲聲相和協……」他沈思了，似乎想要追想起那時的情景來。

我開不得口。這樣奇妙的音樂，我在北京確乎未曾聽到過，所以即使如何愛國，也辯護不得，因爲他雖然目無所見，耳朵是沒有聾的。

「北京却連蛙鳴也沒有……」他又歎息了說。

「蛙鳴是有的！」這歎息，却使我勇猛起來了，於是抗議說，「到夏天，大

雨之後，你便能聽到許多蝦蟆叫，那是都在溝裏面的，因為北京到處都有溝。」

「哦……」

過了幾天，我的話居然證實了，因為愛羅先珂君已經買到了幾十個科斗子。他買來便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裏。那池的長有三尺，寬有二尺，是仲密所掘，以種荷花的荷池。從這荷池裏，雖然從沒有見過養出半朵荷花來，然而養蝦蟆卻實在是一個極合式的處所。

科斗成羣結隊的在水裏游泳；愛羅先珂君也常常踱來訪他們。有時候，孩子告訴他說，「愛羅先珂先生，他們生了脚了。」他便高興的微笑着，「哦！」

然而養成池沼的音樂家却只是愛羅先珂君之一件事，他是向來主張自食其力的，常說女人可以畜牧，男人就應該種田。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他便要勸誘他

就在院子裏種白菜；也屢次對仲密夫人勸告，勸伊養蜂，養雞，養豬，養牛，養駱駝，後來仲密家裏果然有了許多小雞，滿院飛跑，啄完了鋪地錦的嫩葉，大約也許就是這勸告的結果了。

從此賣小雞的鄉下人也時常來，來一回便買幾隻，因為小雞是容易積食，發痧，很難得長壽的，而且有一匹還成了愛羅先珂君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說小雞的悲劇裏的主人公。有一天的上午，那鄉下人竟意外的帶了小鴨來了，咻咻的叫着；但是仲密夫人說不要。愛羅先珂君也跑出來，他們就放一個在他兩手裏，而小鴨便在他兩手裏咻咻的叫。他以為這也很可愛，於是又不能不買了，一共買了四個，每個八十文。

小鴨也誠然可愛，遍身松花黃，放在地上，便蹣跚的走，互相招呼，總是在一處。大家都說好，明天去買泥鰍來喂他們罷。愛羅先珂君說，這錢也可以歸我

出的。

他於是教書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會，仲密夫人拿冷飯來喂他們時，在遠處已聽得潑水的聲音，跑到一看，原來那四個小鴨都在荷池裏洗澡了，而且還翻筋斗，吃東西呢。等到攔他們上了岸，全池已經是渾水，過了半天，澄清了，只見泥裏露出幾條細藕來；而且再也尋不出一個已經生了脚的科斗了。

「伊羅希珂先生，沒有了，蝦蟆的兒子。」傍晚時候，孩子們一見他回來，最小的一個便趕緊說。

「唔？蝦蟆？」

仲密夫人也出來了，報告了小鴨喫完了科斗的故事。

「唉，唉……」他說。

待到小鴨褪了黃毛，愛羅先珂君却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羅斯母親」了，便慰

恩的向赤塔去。

待到四處蛙鳴的時候，小鴨已經長成，兩個白的，兩個花的，而且不復咻咻的叫，都是「鴨鴨」的叫了。荷花池早已容不下他們盤桓了，幸而仲密的住家的地勢是很低的，夏雨一降，院子裏滿積了水，他們便欣欣然，游水，鑽水，拍翅子，「鴨鴨」的叫。

現在又從夏末交了冬初，而愛羅先珂君還是絕無消息，不知道究竟在那裏了。

只有四個鴨，却還在沙漠上「鴨鴨」的叫。

編者附記：

愛羅先珂是俄國的盲詩人，精世界語，善作童話，中譯本有魯迅譯的『愛羅先珂童話集』和『桃色的雲』。曾在北京大學教授世界語。

本篇，就是愛羅先珂離開北京以後，魯迅懷念他的著作。

作者是由很瑣碎的事情上，提起自己的記憶——對於一個飄泊者的記憶，而把這一意念擴張開來，成爲一篇生動活潑的懷念的文章。

所以，在全篇的末節，情調是轉向於寂寞的傷感；作者是具有着在沙漠上吶喊的悲哀。在這裏，也反映了愛羅先珂在北京的生活。

四 竹葉

田漢

竹葉和松枝，

滿街吹得莎莎的響。

春日叮的那頭，

祇看見有些人來往。

從春日叮往水道橋，

是一條冷淡的街道！

正在砲兵工廠的左邊，

行客和街燈一樣的少。

這時候有一輛拖貨物的空車，
橫傍着一間關了門的矮屋；
階級邊躺着一個勞働家，
只歎歎歐歐的在那兒痛哭。

只有一盞昏暗的街燈，
照着他那淒涼的面目。
這時候人家都忙着過年，
誰還來照管他的死活！

電車空隆隆的來，
它又空隆隆的去。
砲兵工廠的裏頭，
還劈列啪啦的打個不住。

編者附記：

這一首詩，是很顯明的，它是寫出了勞動者的寂寞與悲哀。全詩的情調色調，都是淒涼而動人，彷彿是一幅淒涼的畫圖。

田漢，湖南人，著有戲劇甚多。

五 搬運夫

賓斯奇

搬運夫慕謝阿龍臉色蒼白的在馬路旁四處的走，憂鬱的，詢問似的目光向每一過路的人射了過去。他走到人家的店門口，站住腳，看着，用悲苦的目光詢問工作。得不到什麼回答，他又走了。

『什麼好消息呀，慕謝阿龍？』一個店主，穿着長的外套，帶着天鵝絨的帽子的肥胖的猶太人問，同時做出酸苦的容貌。

『呵，沒有一點東西搬嗎？』

『把我的胃痛搬去罷。』店主呻吟着說。慕謝阿龍往前走了。

『你要什麼呀？』一個老板娘正在用一種極高的聲調和自己的丈夫談話，遇着

慕謝阿龍發起怒來了。

「呵，沒有什麼，」他喃喃的說，「我可以搬一點東西嗎？」

「用着你時，自然會叫你的！」她叫着說，隨後又同丈夫談話了。

慕謝阿龍，又轉到街的盡頭，那裏站着許多搬夫。他的不幸的面孔轉向他們的眼前去。

「怎麼樣，慕謝阿龍？」有一個人問。

「也許他的妻子第十次懷孕了。」第二個人代他回答說。

「她小產了三次了，你像沒有數過？」第三個人笑着說。

慕謝阿龍看着過路的人，假裝沒有聽見。

「怎麼樣嗎？」他衷心的回答說，面孔向同僚們轉了過去。「怎麼樣呢，若是四天中祇吃了一點乾麵包？沒有賺到一點錢哩！」

同僚們都靜默了，沒有誰再願意開玩笑，都沉鬱的看着街發出沉重的嘆息。

「我也兩天沒有賺到錢了。」有一個人打破了沉默。

沒有誰回答，大家都走散了。

慕謝阿龍重又在各店的面前踱行着。

「慕謝阿龍，慕謝阿龍！」過了不久，有一個搬運夫喊他，「有一個大箱子要搬。你的力足嗎？」

「會有的。」

有一箇七波特的大箱子；他幾乎不能移動牠，他站了一會，想一想搬不搬，店裏的人以爲他是在想搬箱子的好法子。

「把牠放在這只大袋裏，」店裏的僕人指着一個麻袋說。

「那麼來幫我放一放罷，」他轉過去對僕人說。

「你自己呢？」僕人說，但終於去幫了。

在起首幾步中，慕謝阿龍幾乎跌倒了。

「什麼，你醉了嗎？」店中有人對他叫着說。

「是的，醉了。」他低聲的哼着。

那個介紹箱子給他的搬運夫遇着他，向他道：

「重嗎？」

「唔，若是重，又怎麼樣呢？」

他一步也不能走了，但是他抖擻着精神：他將得着二十個戈比哩。頭開始發起昏來，一切都在他的眼前搖幌了，血在頭上激盪着，他感覺得非常的痛，但是他還是走着。

他將走到屋子旁邊，痛得更加劇烈了。他覺得有人在推他，於是他往下的倒了下去。……

因為這是在霍亂病流行的時候，所以有底下兩種談話：

「那圍繞着許多人做什麼呢？」

「一個搬運夫暈倒了。」

「死了嗎？」

「爲的什麼呀？」

「霍亂病？」

「誰知道。」

「若是窮人自己養活自己，魔鬼知道，爲的什麼。」

編者附記：

這一個短篇，是描寫勞働者的生活的，作者對於他們的不幸的生活，是賦予了無限的同情。

所以，反映在作者筆下的，也只有無限的傷感。——也祇有不可言說的憤慨。

賓斯奇，是現代猶太的名作家。

本篇，魯彥譯。

六 影

普路斯

每當天上日光隱滅的時候，黃昏便從地下起來。這黃昏——一個大的夜的軍隊，有幾千不可見的部隊和幾百萬的戰士。這強大的軍隊自從不可記憶的年代以來，與世界相反抗：每朝敗走，每晚得勝，從日入以至日出，是他爲王；在白天裏，被打破了，躲在窠裏，等候着。

他等候着，在山的深處；在村市的地窖裏，在樹林的濃密處，在湖的暗處。他等候着，躲在永久的土窟裏，在礦洞裏，在空穴裏，在人家的屋角。他被趕散，又似乎不在了，但其實充滿着一切隱藏的處所。他在樹皮各個的裂縫裏，在人的衣服的折疊裏；他躲在最小的沙粒底下，粘在最細的蛛網的絲上，等候着。在一處受了驚嚇，他便移到別處，利用各種機會，要回到那邊去，——人們攀登

了閑空的地位，沖注地面，纔將他從那邊驅逐出來。

太陽隱滅的時候，黃昏的軍隊便排成密集隊出了隱藏的處所，沈默而且謹慎。他充滿了人家的廊下，門庭，和不甚明亮的梯段；他棄捨了他原有的衣廚的桌子底下的地位，爬在房屋的中央，坐在窗簾的上面。他從地窖的風孔，或從窗上的玻璃間挨擠出去，到街道上。聾一般的沈默着，他攻擊牆壁與屋頂，又坐在頂尖等候着，安靜的休息，等到紅色小雲在西方漸漸的變了蒼白。

再過一刻，於是那極大的黑暗的爆發便突然起來了，一直達到天上。野獸躲到自己的窠裏，人們逃回家去；那生命正如失水的生物，逐漸收縮以至乾枯。一切の色與相，都流入於「無」；恐怖，過失，與罪惡，於是主宰世界了。

當這時候，在華沙的空虛的街上，現出一個奇怪的人物來，頭上帶一個小小的火燄。他急速的在街上走，好像黑暗追迫着他；他在每個燈臺前面暫時停住，

點上快活的燈光，他便不見了，正如影一般。

每日都是這樣。無論春天在田野上，正將花的芳香薰香了一切，或者七月雷雨正在喧鬧，或者秋風吹着塵埃般的霧氣，散在街上。或者空中飛着冬雪，——一到暮色下來，他總帶着他的小火燄在街中走，點上燈光，隨後不見了，正如影一般。

人呵，你從那裏出來，又躲在那裏，使我們不會知道你的面貌，也不聽見你的聲音呢？你有妻女或母親，等候着你的回音麼？或者有小孩們，他們將你的小燈放在屋角之後，爬到你的膝上，抱你的項頸麼？你有朋友，可以對他們講你的幸福或失敗！或者總有相識的人，可以說你的每日的事情麼？你有家麼，在那裏我們可以尋到你；有名字麼，我們可以呼喚你；有各種的需要與感覺，使成爲和我們一樣的人的一切東西麼？或者你真是無形者物，沒有聲音，也不可了解，只

在黃昏裏出現，點上燈光，隨後不見了，正如影一般的麼？

有人答覆我，說他真是一個人，還有人并且將他的住址都給我了。我便走到那裏問看門的道。

「那街上點燈的人，住在你們這裏麼？」

「在我們這裏。」

「什麼地方？」

「在那小屋子裏。」

小屋是關着，我從窗間望去，只見靠着牆壁有一張簡單的牀，一個插在長竿上的小燈。點燈的是不在那裏。

「請你告訴我，他的相貌是怎樣的？」

「誰能知道呢？」看門的回答說，聳了兩肩。「我也不很認識他。因為日裏

他總是不在家的。」

半年以後，我又走去。

「今天那點燈的在家麼？」

「呵，看門的說：他不在，也不會在了。我們昨天已經將他安葬。他死了。」

看門的於是便沈思着。

我打聽了一點詳情，便走到墓場去。

「看墓的，請你指示我，那裏是他們昨天埋葬那點燈的人的地方？」

「點燈的？」他覆述說。「誰能知道呢？昨天他們一總運來了三十個死人。」

「但是他葬在最窮苦的人們的葬地裏呢。」

「這樣的來了二十五個。」

「但是他睡在白皮的棺材裏呢。」

「他們運來了十六個這樣的。」

這樣，我沒有見到他的面貌，也沒有聽到他的名字，也沒有尋到他的墳墓。於是他在死後休息着，正同他在生前的一樣；只有在黃昏裏可以看見，沒有聲音，沒有形相，同影一般的東西。

在人生的黃昏裏，那不幸的人類摸索着迷了路，一個被障礙所破了，一個落到深坑裏去了，沒有人知道確實的路；禍患，困苦與憎恨，追逐人們，被迷信所結縛，——那時在人生的黑暗的路上，有點燈的急急的走來。每人都帶一個小小的火燄在他們的頭上，每人在他們的小路上點上燈光；生存着不爲人所知，工作着不爲人所賞；隨後不見了，正如影一般。

編者附記：

這裏，介紹了波蘭的另一個作家。

「影」是一篇象徵着很偉大的意義的創作。

「影」是對於時代的先進的犧牲者的謳歌。

所以，那個點燈的人的個性，是被表現得那麼偉大。

那就是作者所寫的：

「那時在人生的黑暗的路上，有點燈的急急的走來。每人都帶一個小小的火燄在他們的頭上，每人在他們的小路上點上燈光；生存着不爲人所知，工作着不爲人所賞；隨後不見了，正如影一般」

誰都應該謳歌這樣的「生存着不爲人所知，工作着不爲人所賞」的人。——本文，周作人譯。

七 吳虞文錄序

胡適

凡是到過北京的人，總忘不了北京街道上的清道夫。那望不盡頭的大街上，漫漫撲人的塵土裏，他們抬着一桶水，慢慢的歇下來，一勺一勺的洒到地上去，洒的又遠又均勻，水洒着的地方，塵土果然不起了。但那酷烈可怕的太陽光，偏偏不肯幫忙，他只管火也似的晒在那望不盡頭的大街上。那水洒過的地方，一會兒便晒乾了；一會兒風吹過來或汽車走過去，漫漫撲人的塵土又飛揚起來了！洒的儘管洒，晒的儘管晒。但那些藍襖藍袴露着胸脯的清道夫，並不因為太陽和他們作對就不洒水了。他們依舊一勺一勺的洒將去，洒的又遠又均勻，直到日落了，天黑了，他們才抬着空桶，慢慢的走回去，心裏都想道，『今天的事做完了！』

吳又陵先生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他站在那望不盡頭的長路上，眼睛

裏，嘴裏，鼻子裏，頭頸裏，都是那迷漫撲人的孔渣孔滓的塵土，他自己受不住了，又不忍見那無數行人在那孔渣孔滓的塵霧裏撞來撞去，撞的破頭折脚。因此，他發憤做一個清道夫，常常挑着一担辛辛苦苦挑來的水，一勺一勺的洒向那孔塵迷漫的大街上。他洒他的水，不但拿不着工錢，還時時被那無數吃慣孔塵的老頭子們跳着脚痛罵，怪他不識貨，怪他不認得這種孔渣孔滓的美味，怪他挑着水拿着勺子在大路上妨礙行人！他們常常用石頭擲他，他們哭求那些吃孔塵羹飯的大人老爺們，禁止他洒水，禁止他清道。但他毫不在意，他仍舊做他清道的事。有時候，他洒的疲乏了，失望了，忽然遠遠的覷見那望不盡頭的大路的那一頭好像也有幾個人在那裏洒水清道，他的心裏又高興起來了，他的精神又鼓舞起來了。於是他仍舊挑了水來，一勺一勺的洒向那旋洒旋乾的長街上去。

這是吳先生的精神。吳先生和我的朋友陳獨秀是近年來攻擊孔教最有力的兩

位健將。他們兩人，一個在上海，一個在成都，相隔那麼遠，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點。獨秀攻擊孔丘的許多文章專注重「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的一個主要觀念。當那個時候，吳先生在四川也做了許多非孔的文章，他的主要觀念也只是「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的一個觀念。吳先生是學過法政的人，故他的方法與獨秀稍不同。吳先生自己說他的方法道：

不佞丙午遊東京，曾有數詩，注中多非孔之說。歸蜀後，常以六經，五禮通考，唐律疏義，滿清律例，及諸史中議禮議獄之文，與老，莊，孟德斯鳩，甄克思，穆勒約翰，斯賓塞爾，遠藤隆吉，久保天隨諸家之著作，及歐美各國憲法，民法，刑法，比較對勘。十年以來，粗有所見。

吳先生用這個方法的結果，他的非孔文章大體都注重那些根據孔道的種種禮教，法律，制度，風俗。他先證明這些禮法制度都是根據於儒家的基本教條的，

然後證明這種種禮法制度都是一些吃人的禮教和一些坑陷人的法律制度。他又從思想史的方面，指出自老子以來也有許多古人不滿意於這些欺人吃人的禮制，使我們知道儒教所極力擁護的禮制，在千百年前早已受思想家的批評與攻擊了，何況在現今這種大變而特變的社會生活之中呢？

吳先生的方法，我覺得是很不錯的。我們對於一種學說或一種宗教，應該研究他在實際上發生了什麼影響：「他產生了什麼樣子的禮法制度？他所產生的禮法制度發生了什麼效果？增長了或是損害了人生多少幸福？造成了什麼樣子的國民性？助長了進步嗎？阻礙了進步嗎？」這些問題都是批評一種學說或一種宗教的標準。用這種實際的效果去批評學說與宗教，是最嚴厲又最平允的方法。吳先生雖不曾明說他用的是這種實際主義的標準，但我想他一定很贊成我這個解釋。

那些『衛道』的老先生們也知道這種實際標準的厲害，所以他們想出一個躲

避的法子來。他們說：『這種種實際的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孫通董仲舒劉歆程顥朱熹……等人誤解孔道的結果。你們罵來罵去，只罵着叔孫通董仲舒劉歆程顥朱熹一班人，却罵不着孔老先生。』於是有人說禮運大同說是真孔教（康有為先生；）又有人說四教，四絕，三愼，是真孔教（顧實先生。）關於這種遁辭，獨秀說的最痛快：

足下分漢宋儒者以及今之孔道孔教諸會之孔教，與真正孔子之教爲二，且謂儒教爲後人所壞，愚今所欲問者，漢唐以來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楊墨，而人亦不以道法楊墨稱之？何以獨與孔子爲緣而復敗壞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新青年二卷四號）

這個道理最明顯：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爲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着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

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搥碎，燒去！

我給各位中國少年介紹這位「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又陵先生。」

編者附記：

這一篇論文寫的是非常生動有力。所應用的方法是非常的有條有理。

第一節，作者用清道夫的事來象徵的說明了他所要介紹的吳虞。

第二節，是進一步的介紹了吳虞的工作精神，一種不折不撓的毅力。

第三節，是再造一步的介紹了吳虞的工作方法，他獨特的和別人不同的工作方法。

第四節，就是最後一節，是一個結束。

讀這一篇。應該特殊的注意於這篇文章所應用的方法。

八 收穫

綠 綺

一九二四年，我由法友介紹到里昂附近香本尼鄉村避暑，借住在一個女子小學校裏。因在假期，學生都沒有來，校中只有一位六十歲上下的校長苟理夫人和女教員瑪麗女士。

我的學校開課本遲，我在香鄉整住了一夏，又住了半個秋天；每天享受新鮮的牛乳和雞蛋，肥碩的梨桃，香甜的果醬，鮮美的乳餅，我的體重竟增加了兩基羅。

到了葡萄收穫的時期，滿村貼了 *La Vendange* 的招紙，大家都到田裏相幫採葡萄。

記得一天傍晚，我和苟理夫人們同坐院中菩提樹下談天，一個脚登木鳥，腰

圍攏鼻裙的男子到門口問道：「我所邀請的採葡萄工人還不夠，明天你們幾位肯來幫忙嗎，苟理夫人？」

我認得這是威尼先生，他在村裏頗有田產，算得一位小地主。平日白領高冠，舉止溫雅，儼然是位體面的紳士；在農忙的時候，卻又變成一個垢膩的工人了。

苟理夫人答允他明天！他過去之後，又問我願否加入。她說，相幫採葡萄並不是勞苦的工作，一天還可以得六法郎的工資，並有點心晚餐，她自己是年年都去的。

我並不貪那酬勞，不過她們都走了，獨自一個在家也悶，不如去散散心，便也答允明天一同去。

第二天，太陽第一條光線，由菩提樹葉透到窗前，我們就收拾完畢了。苟理

夫人和瑪麗女士穿上圍裙，喫了早點，大家一齊動身。路上遇見許多人，男婦老幼都有，都是到田裏去採葡萄去的。香本尼是產葡萄的區域，幾十里內，盡是人家的葡萄園；到了收穫時候；闔村差不多人人出場，所以很熱鬧。

威尼先生的葡萄園，在女子小學的背後，由學校後門出去，五分鐘便到了。威尼先生和他的四個孩子，已經先在園裏。他依然是昨晚的裝束；孩子們也穿着極粗的工衣，笨重的破牛皮鞋，另有四五个男女，想是邀來幫忙的工人。

那時候麥隴全黃，而且都已空蕩蕩的一無所有，只有三五白色駢點的牛，靜悄悄地在那裏嚙草；無數長短距離相等的白楊，似一枝枝朝天綠燭，插在淡青朝霧中；白楊外隱約看見一道細細的河流和連綿的雲山，不過煙靄尙濃，辨不清楚，只見一線銀光，界住空濛的翠色。天上紫銅色的雲像厚被一樣，將太陽包掩着，太陽卻不甘蟄伏，掙扎着要探出頭來，時時從雲陣罅處，漏出奇光，似放射

了一天銀箭。這銀箭落在大地上，立刻傳明散采，金碧燦爛，渲染出一幅非常奇麗的圖畫。等到我們都在葡萄地裏時，太陽早衝過雲陣，高高升起了，紅霞也漸漸散盡了，天色藍豔豔的似一片澄清的海水，近處黃的栗樹紅的楓，高高下下的蒼松翠柏，併在一處，化爲斑斕的古錦：「秋」供給我們的色彩真豐富呀！

涼風拂過樹梢，似大地輕微的噫氣；田間隴畔，笑話之聲四徹，空氣中充滿了快樂。我愛歐洲的景物，因牠兼有北方的爽塏和南方之溫柔。牠的人民也是這樣，有強壯的體格而又有秀美的容貌，有剛毅的性質而又有活潑的精神。

威尼先生田裏葡萄種類極多，有水晶般的白葡萄，有瑪瑙般的紫葡萄。每一球不下百餘顆，顆顆勻圓飽滿，採下時放在大籬裏，用小車載到他家裏的榨酒坊。

我們一面採，一面揀那最大的葡萄喫；威尼先生還怕我們不夠，更送來裝在

瓶中榨好的葡萄汁和切好的麵包片充作點心，但誰都喫不下，因為每人工作時至少吞下兩三斤葡萄了。

天黑時我們到威尼先生家用晚餐，那天幫忙的人，同坐一張長桌，都是木鳥圍裙的朋友，無拘無束地喝酒談天。瑪麗女士講了個笑話；有兩個意大利的農人合唱了一闕意大利的歌；大家還請我唱了一個中國歌。我的唱歌，在中學校時是常常不及格的，而那晚居然博得許多掌聲。

這一桌田家飯，喫得比巴黎大餐館的盛筵還痛快。

編者附記：

這一篇隨筆是一篇很優秀的白描文章。

作者是很活潑的描寫了法國的田家生活。

收穫

語體文學讀本

從這裏，可以看到田家樂……

在這裏，也可以看到鄉村民風的淳樸……

這是一首散文詩，我們可以這樣說，

九 海 燕

鄭振鐸

烏黑的一身羽毛，光華漂亮，積伶積俐，加上一雙剪刀似的尾巴，一對勁俊輕快的翅膀，湊成了那樣可愛的活潑的一隻小燕子。當春間二三月間，輕風微微的吹拂着，如毛的細雨無因的由天上洒落，千條萬條的柔柳，齊舒了他們黃嫩的服，紅的，黃的，白的花，綠的草，綠的樹葉，皆如趕赴市集者奔聚而來，形成了燦爛無比的春天時，那些小燕子，那末伶俐的小燕子，也由南方飛來，加入了這個雋妙無比的春景圖畫中，爲春光平添了許多生趣。小燕子帶了他雙剪似的尾，在微風細雨中，或在陽光滿地時，斜飛於曠亮無比的天空之上，唧的一聲，已由這裏的稻田上，飛到了那邊高柳下了。再幾隻却雋逸的在粼粼如穀紋的湖面上摸掠着，小燕子的剪尾或翼尖，偶沾了水面一下，那小圓暈，便一團一團的蕩

漾開去。那邊還有飛倦了的幾對，閑散的休息於纖細的電線上，——嫩藍的春天，幾隻木桿，幾痕細絲連於桿與桿間，線上是停着幾個粗而有致的小黑點，那便是燕子，是多末有趣的一幅圖畫呵！還有一家家的快樂家庭，他們還特爲我們的小燕子備了一個兩個小巢，放在廳梁的最高處，假如這家有一個匾額，那遍後便是小燕子最好的安巢之所。等小燕子來住了，第二年，我的小燕子，還是去年一對，他們還要來住。

「燕子飛來尋舊壘，」
還是去年的主，還是去年的賓，他們的賓主之間是如何的融融泄泄呀！偶然的有幾家，小燕子都不來光顧，那便使主人憂戚，他們邀召不到那來雋逸的佳賓，每以自己的命運蹇劣呢！

這便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可愛的，活潑的小燕子，曾使幾多小孩子們歡呼

着，注意着，陶醉着，曾使許多的農人們，市民們憂戚着，或舒懷的指點着，且曾平添了幾多的春色，幾多的生趣於我們的小燕子。

如今是離家幾千里，離國幾千里，托身於浮塵之上。奔馳於萬吹海濤之間，不料見着我們的小燕子。

這小燕子便是我們故鄉的一對兩對麼？便是我們今春在故鄉所見的那一對兩對麼？

是了他們，遊子能不引起了，最少是輕煙似的，一縷兩縷的多愁嗎？

海水是皎潔無比的蔚藍色，海波是平穩得如春晨的西湖一樣，偶有微風，只吹起了絕細絕細千萬個氤氳的小縐紋，這更使照晒於初夏之太陽光之下的，金光燦爛的，水面顯得溫柔可喜。我沒有見過那末美的海。天上也是皎潔無比的蔚藍色，只有幾片薄紗似的輕云，平貼於空中，就如一個女郎，穿了絕美的藍色夏

衣，而頸間都圍繞了一段絕細絕輕的白紗巾。我沒有見過那末美的天空，我們倚在青色的船欄上，默默的望着這絕美的海天，我們一點雜念也沒有，我們是被沉醉了，我們是被帶入晶天中了。

在這時，我們的小燕子，一隻，兩隻，三隻，四隻的在海上出現。他們仍是雋逸從容的在海面上斜掠着，如在小湖面上一樣；海水被他們的剪的尾與翼尖一打，也仍是連漾了好幾圈圓暈，小小的燕子，浩莽的海，飛着飛着，不願覺得倦麼？不會遇着暴風疾雨麼？我們真替他們擔心呢！

小燕子都從容的憩着了。他們展開了雙翼，身子一落，落在海面上了。雙翼浮圈似的支持着體重，恰似一隻烏黑的小水禽，在隨波上下的浮着，又安閑，又舒適。海是他們那末安好的家，我們真想不到。

在故鄉，我們還想象我們的小燕子是這樣一個海上英雄嗎？

海水仍是平貼無波，許多絕小絕小的海魚，爲我們的船所驚動，齊向遠處竄去；隨了他們飛竄着，水面起了一條條的長痕，正如我們小孩子時之用瓦片打水鏢在水面所劃起的長痕。小魚是我們小燕子的糧食麼？

小燕子在海面斂掠着，浮憩着，他們果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麼？

呵！多愁呵，如輕煙的鄉愁呵！

編者附記：

這是一篇描寫燕子的生活的文章。

這也是一篇借燕子的描寫，烘托着作者的鄉愁的文章。

所以，這一篇的結句是：

『呵！多愁呵！如輕煙的鄉愁呵！』

作者的作風是非常的細膩，描寫是非常的週到，燕子生活的刻圖，是非常的深刻。
作者，福建人。

一〇 畫家

周作人

可惜我並非畫家，
不能將一枝毛筆，
寫出許多情景——

兩個赤脚的小兒，
立在溪邊灘上，
打架完了，
還同築爛泥的小堰。

畫家

窗外整天的秋雨，

靠窗望見許多圓笠，——

男的女的都在水田裏，

趕忙着分種碧綠的稻秧。

小胡同口，

放着一副菜担，——

滿担是青的紅的蘿蔔，

白的菜，紫的茄子；

賣菜的人立着慢慢的叫賣。

初寒的早晨，

馬路旁邊，靠着溝口，

一個黃衣服蓬頭的人，

坐着睡覺，

屈了身子，幾乎疊着兩折。

看他背後的曲線，

歷歷的顯出生活的困倦。

這種種平凡的真實的印象，

永久鮮明的留在心上；

可惜我並非畫家，

畫家

不能用這枝毛筆，
將它明白寫出。

編者附記：

這一首詩寫下了『種種平凡的真實的印象，』樸素而又自然。

作者的一貫作風就是如此：樸素，自然，老練。這是一九二一年作品。

一一 貓的墓

夏目漱石

移到早田來以後，貓漸漸地瘦了，同孩子們嬉笑的氣色全然沒有。太陽射着屋宇，便去睡在廊下。在擺好了的前足上，載着方形的顎，凝然地眺望着庭裏的樹子，許久許久沒有見着牠動，孩子們雖是在旁邊怎樣吵鬧，只裝着不知道的臉色。在孩子，早就沒有把牠當作對手了。只是說，這貓總不足以當作嬉笑的同伴了，却把舊友委託於他人之手，不僅孩子，連女伴僅僅把三次食物放在廚房的角落裏給牠以外，大抵總不去理睬牠的。那食物多半被鄰近的大的金花貓走來吃完了，貓也別無發怒的樣子，想要爭吵的事也沒有，只是悄然的睡着罷了。可是，牠睡覺的式樣，不知怎的，却沒有餘裕之態，和那伸長了身子，舒舒服服的摸着身體，領受日光的不同，因為是沒有可動的能力了——這樣還不足以形容，懶惰

的程度，是越過了某處。如果不動，自然是岑寂，動了更加岑寂，好像就這樣忍耐着的樣子。牠的眼光，無論何時，却是望着庭裏的樹子，恐怕連樹子的葉，樹幹的形。牠却沒有意識着吧，着青色黃色的眼睛，只是茫然的叮着一處，牠回家中的小孩不認牠的存在一般，牠自己似乎對於世中的存在，也沒有判然的認識了。

雖是如此，有時好像有事，也曾走到外邊去。無論何時，却被近處的金花貓追趕，因為恐怖，便跳上走廊，撞破了破的紙窗，逃在火爐旁邊來了。家中的人，留心牠的存在，僅僅在這個時候，在牠也只限於此時，把自己生存着的事實，滿足的自覺了吧。

這樣的事，是常常有的，後來，貓的長尾的毛也漸漸脫落了。最初是這裏那裏虛疏的如死一般的脫落，後來脫落了，現出紅色肌膚，看着可憐的，萎然地垂

下來。牠弄灣了爲萬事所疲的身體，時時舐那痛苦的局部。

喂，貓怎樣了，問了這樣的話，妻子就冷淡的回答，『呃，也是因爲年老的原故吧，』我也這樣沒有理睬牠了。後來，過了一晌，有一次，好像三次的食物都要吐出來的樣子。咽喉的地方，咳着起了波紋，使牠發着要打噴嚏又打不出，要噎又噎不出的苦悶的聲音，雖然牠是苦悶，然而沒有法子，只要覺察了，便把牠逐到外面去，不然在蓆子，被頭上就要弄得無情的齷齪了。

『真沒有法子，是胃腸有病吧，拿點寶丹化了水給他吃。』

妻什麼也沒有說。過了兩三天，我問拿寶丹給牠吃了嗎。答道，給牠吃也沒有：連口也不得開了。跟着妻又說，拿魚骨給牠吃了，所以要吐的。那麼，不要給牠吃不好嗎？稍稍嚴重的埋怨着，我就看書了。

貓只不要作嘔，依然是和順的睡着，這一晌，凝然縮着身子，好像只有支持

牠的廊下是牠的靠身似的，緊貼地蹲踞着。在早是近視裏，映着遠處的物件似的，在悄然之中，有沉靜的樣子，後來漸漸奇異的動起來了。我總是不理睬牠，妻子似乎也沒有注意牠，小孩自然連貓在家中的事也忘懷了。

某夜，牠匍匐在孩子的被頭的盡頭，發出了與取去了牠所捕着的魚的時候的呻吟聲。這時覺察了有變故的只有我自己。孩子已經睡熟了，妻子正專心做着針線。隔了一會，貓又呻起來了，妻才停住了執着針的手。我說，這是怎樣的，在夜裏嚙了孩子的頭那才不了呢。不至於吧，妻說時，又縫着汗衫的袖子了。貓時時呻吟着。

第二天，牠蹲在圍爐的邊上，呻了一天，去倒茶去拿開水，總覺得不舒服。

可是到了晚上，貓的事，在我，在妻子，却完全忘懷了。貓的死去，實在就是那天晚上。到了早上，女僕到後面的藏物間去取薪的時候，已經硬了，牠倒在

舊竈的上面。

妻特意去看牠的死態，并且把從來的冷淡改變了，忽然驕嚷起來了。託了家中出入的車夫買了方墓標，說，叫我爲牠寫點什麼。我在表面上寫了『貓的墓，』在裏面寫了『在九泉下，沒有電光閃耀的夜吧』（譯者按：此爲十七字的俳句。）車夫問道，就這樣『埋了好麼？』女僕冷笑道，『不這樣，難道還要到火葬嗎？』

孩子忽然愛起貓來了。在墓標的左右，供着一對玻璃瓶，裏面插滿了許多荻花。用茶碗，盛着水，放在墓前。花與水，每天都換着的。到了第三天的黃昏時，滿四歲的女孩子——我這時是從書齋的窗子看見的——獨自一個人走到墓前，看着那白木的棒有一些工夫，便把手裏拿着玩具的杓，在酌那供貓的茶碗裏的水喝了，這事不只一次。浸着落下來的荻花的水的餘瀝，在靜寂的夕暮之中，

幾次的潤濕了愛子的小咽喉。

在貓的忌日那天，妻子一定要拿鋪有一片鮭魚和鯉節魚的飯一碗，供在墓前，一直到如今，沒有忘記。只在這一晌，不拿到庭裏去了，常是放在吃餐間的衣櫥的上面。

編者附記：

這也是一篇細膩的描寫貓的生活的文章。寫貓的形態，寫貓的動作，寫貓的病，寫貓的死前的病態，以及貓的死，都是很深刻的。夏目漱石是日本的名作家。

一二 兩個掃煙囪的童子

美爾博

慘淡的天色，同殮布一般，漸漸的垂下，圍繞四野。有兩個掃煙囪的童子，立在那裏。一陣陣的冷風吹着他們，作聲颯颯。他們的主人，已經死在半途。他們的面孔黑黑地，各戴了一個染着煙灰的破帽。人家一見了他們這樣的裝束，都是害怕的。望著他們要進門，就罵道：

「不……不……你們給我快點走開！我們這裏，沒有地位，安置這些盜賊呢！」

兩個童子聽了這話，還不會離去。有一個又肥又紅的婦人，便嚇他們道：

「你們還不走呀？我快要放我的猛狗……」

他們又慢慢地向前行。

甲（向乙道）：你不望見一兩間屋子麼？

乙：不！我不望見。

甲：這裏離城還有幾多遠的路，你不知道麼？

乙：什麼城？這裏一座城也沒有。……你看，只有墨黑的暮天和蒼涼的月色罷了。……

甲：爲什麼一個車子都沒有？……假如有一個車子過去，……我們就要止住他。

乙：你應該知道，天氣這樣冷，這些車子是不會停的。……聽，聽，……

甲：不，我一點都沒有聽得。……我只聽得三兩的斷鴈，由空中飛過……我還聽得風響……我心裏振振的聲，和我耳中隆隆的鳴。

乙：聽！聽，……你再聽看。

甲：我一點都沒有聽得。

乙：咳！

甲：我們再徐徐的前進嗎？或者可以望見一二座屋子。

乙：是的。有時在這荒野，可以遇著修路工人的茅舍。

甲：有時也有石礦。我們再勉力前進罷！有時也有石礦，

乙：只是在那石礦裏，也常常有猛獸呢！

甲：這有什麼恐慌？我們不怕這些野獸……他們是不凶猛的，他們……他們總

不比人類兇猛！我們再勉力前進罷！……

乙：我已不能了……我太疲倦……我的兩脚像有什麼物件絆住，一步都移不動

了……。

甲：我們總要前進！你看，我們走到那邊樹下，避那刺骨的冷風，不更好麼？

乙：再等一會子！我已經不知我的兩腿在那裏呢！

甲：我們總要前進！

他們便慢慢的拖到那裏，坐在樹下，緊緊的抱著。

甲（又道）：你看，這樣便要好些。

乙：是的，我也以爲這樣好些。

甲：現在風已漸漸吹不到我們了！你再過來，旁我的身……

乙：是的。或者明朝天氣較爲清朗，是麼？

甲：是的，明朝天氣應該變爲暖和……我們也可以起程回鄉。你再過來，近我

一點。

乙：我們的故鄉，不知道離這裏有幾多遠呢？還要很久的時候纔可以走到，是

麼？

甲：是的。但是天候若變和暖些，又有什麼要緊？

乙：這裏爲什麼沒有高山，同我們的故鄉一樣？遠望茫茫，只是一片平原。

咳！我不愛這樣……我一見這樣的風景，便要落淚了……你說，這裏爲什麼沒有高山？

甲：我也不知道……或者因爲他是一個悲慘的地方……。

許久，兩個童子一句話也不說，更覺得四遠沈沈，絕無聲籟。

乙（忽然道）：爲什麼我們的主人，就這樣死了？他應該不要死纔是。……我還愛受他的打罵……。

甲：他沒有給我們很多的麵包，這是真的……但我們總沒有現在這樣餓。

乙：他應該不要死纔是……。

他們說罷，稍息，萬籟又寂然無聲。

甲（復向乙道）：我不知道爲什麼……我的兩腿似死了一般。

乙：我也這樣，好像我的兩手也死了。

甲：咳！我也不能舉起我的手臂了。

乙：我覺得我的腳已經給人斬去。

甲：我也不知我的頭在那裏呢，……我很想睡。

乙：我也想睡！我已不覺得冷了。

甲：我也不餓了。

乙（微微的說道）：我一點東西也看不見了，……。

甲（僅有些微的聲息輕輕的說道）：我一點東西也聽不着了……是……我聽得

鐘響……很遠很遠……似有鐘響……還有歌聲……

他們便堆在地上。他們的身體緊緊抱著，他們的手緊緊握住。這時夜色更爲

悲涼，只有微微的月光照着這兩個掃烟囱的童子。

到了天明，有一個修路的工人，推了一小車的沙，慢慢走來，且行且說道：

「咳！今日這樣冷！路上這樣滑！很不容易走呢！我還要搬沙修路！」

他忽見兩個童子在地上，就喊道：

「這是什麼東西？嘻！是兩個掃烟囱的童子。這樣的天氣，他們睡在路上，要不是發瘋麼？」

他便俯身去搖那兩個童子：

「嘻！他們硬硬的臥着，同樹根一般。……嘻，他們皮膚這樣凍，同冰塊一般。……咳！……他們已經不動了。……我想他們是死了麼？」

他又摩擦轉移兩童子的身體，然而，他們總是不動。

「是的，他們是死了。只是他們總帶些瘋氣。不然，天氣這樣冷，誰也不會

睡在野外的地上……是的，他們已死了。……我現在應該怎麼樣呢？我還是去報警察嗎！」

他還沒有說完這句話，他就回頭去了……。

編者附記：

這一篇對話是描寫兩個掃烟囪的童子的不幸的死亡。

這一篇是反映了勞動者的生活和悲哀。

作者在短的對話裏，寫了這兩個童子的職業，生活，以及他們的失業，他們的受餓受凍——飢寒交迫，一直到他們的死。

很經濟的描寫了這一切。

作者，爲法國的名作家。

一三 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 郁達夫

一個人活在世上，生了兩隻腳，天天不知不覺地，走來走去走的路真不知有多少。你若不細想則已，你若回頭來細想一想，則你所已經走過了的路線，和將來不得不走的路線，實在是最自然，同時也是最複雜，最奇怪的一件事情。

面前的小小的一條路，你轉灣抹角的走去，走一天也走不了，走一年也走不了，走一輩子也走不了。有時候你以為是沒有路了，然而幾個圈圍一打，則前面的坦道，又好好的在你的眼前。今天的路，是昨天的續，明天的路，一定又是今天的延長，約而言之，我們所走的路，是繼續我們父祖的足跡，而將來我們的子孫所走之路，又是和我們的在一條延長線上的。

外國人說，『各條路都引到羅馬去，』然而到了羅馬之後，或是換一條路換

一個方向走去，或是循原路而回，各人的前面，仍舊是有路的，羅馬決不是人生行路的止境。

所以我們在不知不覺的中間，一步一步在走的路，你若把牠接合起來，連成了一條直線來回頭一看，實在是可以使人驚駭的一件事情。

路是如此，我們的心境行動，也是如此，你若把過去的一切，平鋪起來，回頭一看，自家也要駭一跳。因為自家以為這樣平庸的一個過去，回顧起來，也有那麼些個曲折，那麼些個長度。

我在過去的創作生活，本來是不自覺的。平時爲朋友所催促，或境遇所逼迫，於無聊之際，拿起筆來寫寫，不知不覺的五六年間，總計起來，也居然積寫了五六十萬字。兩年前頭，應了朋友之請，想把三十歲以前做的東西，匯集在一處，出一本全集。後來爲饑寒所驅使，乞食四方，車無停轍，這事情也就擱起。

去年冬天，從廣州回到了上海，什麼事情也不幹，偶爾一檢。將散佚的作品先檢成了一本『寒灰』，其次把『沈淪』『蕙蘿』兩集，修改了一下，訂成了一本『鷄肋』。現在又把上兩集所未錄的稿子修輯成功，編成了這一本『過去』。

對於全集出書的意見，和各集寫成當時的心境環境，都已在上舉兩集的頭上說過了，現在我只想把自己的『如何的和小說發生關係』『如何的動起筆來』，又『對於創作，有如何的一種成見』等等，來亂談一下。

我在小學中學念書的時候，是一個品行方正的模範學生。學校的功課，做得很勤，空下來的時候，只讀讀四史和唐詩古文，當時正在流行的禮拜六派前身的那些肉麻小說和林畏廬的繙譯說部，一本也沒有讀過。只有那年正在小學校畢業的暑假裏，家裏的一集禁閱書箱開放了，我從那隻箱裏，拿出了兩部書來，一部是石頭記，一部是六才子。

暑假以後，進了中學校，禮拜天的午後，我老到當時舊書舖很多的梅花碑去散步。有一天在一家舊書舖裏買了一部西湖佳話，和一部花月痕。這兩部書，是我有意看中國小說的時候，和我相接觸的最初的兩部小說。這一年是宣統二年，我在杭州的第一中學裏讀書。

第二年武昌革命軍起了事，我於暑假中回到故鄉，秋季開學的時候，省立各學校，都因為時局關係，關門停學，我就改入了一箇教會學校。那時候的教會學校程度很低，我於功課之外，有許多閒暇，於是就去買了些浪漫的曲本來，記得桃花扇和燕子箋，是我當時最愛讀的兩本戲曲。

這一年的九月裏去國，到日本之後，拚命的用功補習，於半年之中，把中學校的課程全部修完。翌年三月，是我十八歲的春天，考入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預科。這一年的功課雖則很緊，但我在課餘之暇，也居然讀了兩本俄國杜兒葛納

夫的英譯小說，一本是初戀，一本是春潮。

和西洋文學的接觸開始了，以後就急轉直下，從杜兒葛納夫到托爾斯泰，托爾斯泰到獨思托以夫斯基，高爾基，契訶夫。更從俄國作家，轉到德國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後來甚至於弄得把學校的功課丟開，專在旅館裏讀當時流行的所謂軟文學作品。

在高等學校裏住了四年，共計所讀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說，總有一千部內外，後來進了東京的帝大，這讀小說之癖，也終於改不過來，就是現在，於喫飯做事之外，坐下來讀的，也以小說爲最多。這是我與西洋小說發生關係以來的大概情形，在高等學校的神經病時代，說不定也因為讀俄國小說過多，致受了一點壞的影響。

至於我的創作，在『沈淪』以前，的確沒有做過什麼可以記述的東西，若硬

要我說出來，那麼我在去國之先，曾經做過一篇模倣西湖佳話的敘事詩，在高等學校時代，曾經做過一篇記一箇留學生和一位日本少女的戀愛的故事。這兩篇東西，原稿當然早已不在，就是篇中的情節，現在也已經想不出來了。我的真正的創作生活，還是於『沈淪』發表以後起的。

寫『沈淪』各篇的時候，我已在東京的帝大經濟學部裏了。那時候生活程度很低，學校的功課很寬，每天於讀小說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館裏找女孩子喝酒，誰也不願意用功，誰也想不到將來會以小說喫飯。所以『沈淪』裏的三篇小說，完全是遊戲筆墨，既無真生命在內，也不曾加以推敲，經過磨琢的。記得『沈淪』那一篇東西寫好之後，曾給幾位當時在東京的朋友看過，他們讀了，非但沒有什麼感想，並且背後頭還在笑我說：「這一種東西，將來是不是可以印行的？中國那裏有這一種體裁？」因為當時的中國，思想實在還混亂得很，適之他們的新青

年，在北京也不過博得一小部分的學生的同情而已，大家決不想到變遷會這樣的快的。

後來『沈淪』出了書，引起了許多議論，一九二二年回國以後，另外也找不到職業，於是做小說賣文章的自覺意識，方纔有點擡起頭來了。接着就是創造週報季刊等的發行，這中間生活愈苦，文章也做得愈多，一九二三的一年，總算是我的 Most Productive 的一年，在這一年之內，做的長短小說和議論雜文，總有四十來篇。（現在在這集裏所收的，是以這一年的作品爲最多。）這一年的九月，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後，因爲環境的變遷和預備講義的忙碌，在一九二四年中間，心裏雖感到了許多苦悶焦燥，然而作品終究不多。在這一期的作品裏，自家覺得稍爲滿意的，都已收在寒灰集裏了，所以在這集裏，所收特少。

一九二五年，是不言不語，不做東西的一年。這一年在武昌大學裏教書，看

了不少的陰謀詭計，讀了不少的線裝書籍，結果終因為武昌的惡濁空氣壓人太重，就匆匆的走了。自我從事於創作以來。像這一年那麼的心境惡劣的經驗，還沒有過。在這一年中，感到了許多幻滅，引起了許多疑心，我以爲以後我的創作力將永久地消失了。後來回到上海來小住，閒時也上從前住過的地方去走走，一種懷舊之情，落魄之感，重新將我的創作慾喚起，一直到現在止，雖則這中間，也曾南去廣州，北返北京，行色匆匆，不曾坐下來做過偉大的東西，但自家想想，今後彷彿還能夠奮鬪。還能夠重新回復一九二三年當時的元氣的樣子。

至於我的對於創作的態度，說出來，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覺得『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這句話，是千真萬真的，客觀的態度，客觀的描寫，無論你客觀到怎麼樣一箇地步，若真的純客觀的態度，純客觀的描寫是可能的話，那藝術家的才氣可以不要，藝術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滅了。左拉的文章，若是純客

觀的描寫的標本，那麼他著的小說上，何必要署左拉的名呢？他的弟子做的文章，豈不是同他一樣的麼？他的弟子的弟子做的文章，又豈不是也和他一樣的嗎？所以我說，作家的個性，是無論如何，總須在他的作品裏頭保留着的。作家既有了這一種強的簡性，他只要能夠修養，就可以成功一個有力的作家。修養些什麼呢？就是他一己的體驗。美國有一位有錢的太太，因為她兒子想做一個小說家，（她家兒子是曾在哈佛大學文科畢業的。有一次她寫信去問 Maugham，要如何纔可以使她的兒子成名。M.氏回答她說：給他兩千塊金洋錢一年，由他去鬼混！（Give him two thousand dollars a year, and let him go to devil!）我覺得這就是作者要尊重自己一己的體驗的證明。

關於這一層，我也和一位新進作家討論過好幾次，我覺得沒有這一宗經驗的人，決不能憑空捏造，做關於這一宗事情的小說。所以我主張，無產階級的文

學，非要用無產階級自身來創造不可。他反駁我說：『那麼許多大文豪的小說裏，有殺人做賊的事情描寫在那裏，難道他們真的去殺了人做了賊了麼！』我覺得他這一句話，仍舊是駁我不倒。因為那些大文豪的小說裏所描寫的殺人做賊，只是由我們這些和作家一樣的也無殺人做賊的經驗的人看起來有趣而已，若果真教殺人者做賊者看起來，恐怕他們不但不能感動，或者也許要笑作家的淺薄哩！所以我對於創作，抱的是這一種態度，起初就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將來大約也是不會變的。我覺得作者的生活，應該和作者的藝術緊抱在一塊，作品裏的 Individuality 是決不能喪失的。若有人以為這一種見解是錯的，那麼請他指出證據來，或者請他自己做出幾篇可以證明他的主張的作品來，那更是我所喜歡的。

於『過去』一集編了之後，回顧了一下從前的經過，感慨正是不少，現在可

惜我時間沒有，不能詳細地寫牠出來，勉強做了這一段短文，聊把牠拿來當序。

編者附記：

『五六年來創作的回顧』是作者的『過去集』的自序，這可以說是作者的自傳。

作者在這一篇裏，寫了他幾年來的創作生活！

作者在這一篇裏，發表了他的文藝的主張！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作家的成功，是經過了怎樣艱苦的途經，怎樣刻苦的生活。

一四 一個人在途上

郁達夫

在東車站的長廊下和女人分開以後，自家又剩了孤零丁的一個。頻來飄泊慣的兩口兒，這一會的離散，倒也算不得什麼特別，可是端午節的那天，龍兒剛死，到這時候北京城內雖已起了秋風，但是計算起來，去兒子的死去，究竟還只有一百來天，在車座裏，稍稍把意識恢復過來的時候，自家就想盧騷晚舉的作品『孤獨散步者的夢想』的頭上的幾句話：

『自家除了自身以外，已經沒有兄弟，沒有隣人，沒有朋友，沒有社會，自家在這世上，像這樣的，已經成了一個孤獨者了。……』

然而當年的盧騷還有棄養在孤兒院內的五箇兒子，而我自己呢，連一個撫育到五歲的兒子都還抓不住！

離家的遠別，本來也只爲想養活妻兒。去年在某大學被逐，是萬料不到的事情。其後兵亂迭起，交通阻隔，當寒冬的十月，會病倒在滬上，也是誰也料想不到的。今年二月好容易到得南方，靜息了一年之半，誰知剛養得出趣的龍兒，又會遭此兇疾呢？

龍兒的病報，本是在廣州得着，匆促北航，到了上海，接連接了幾個北京來的電報。換船到天津，已經是舊歷的五月初十。到家之夜，一見了門上的白紙條兒，心裏已經是跳得忙亂，從蒼茫的暮色裏趕到哥哥家中，見了衰病的她，因爲在大家之前勉強將感情壓住。草草吃了夜飯，上床就寢，把電燈一滅，兩人只有緊抱的痛哭，痛哭，痛哭，只是痛哭，氣也換不過來，更那裏有說一句話的餘裕？

受苦的時候，的確是熬過去得太悠徐，今年的夏季，只是悲嘆的連續。晚上

上床，兩口兒，那敢提一句？可憐這兩箇迷散的靈心，在電燈滅後的暗黝裏，所模走的荒路，每湊集在一條線上，裏路的交叉點裏，只有一塊小小的墓碑，墓碑上只有『龍兒之墓』的四個紅字。

妻兒因爲在浙江老家裏不能與母親同住，不得已，而搬往北京，當時我寄食的哥哥家去，是去年四月中旬。那時龍兒正長得肥滿可愛，一舉一動，處處受人歡喜。到了五月初，從某地回京，覺得哥哥家太狹小，就在什刹海的北岸，租定一間渺小的住宅。夫妻兩箇，日日和龍兒伴樂，閒時也常在北海的荷花深處，及門前的楊柳蔭中帶龍兒去走走。這一年的暑假，總算過得最快樂，最閑適。

秋風吹落葉的時候，別了龍兒和女人，再上某地大學去爲朋友幫忙，當時他們倆還往西車站去送我來哩！這是去年秋晚的事情，想起來還同昨日的情形一樣。

過了一月，某地的學校發生事情，又回京了一次，在什刹海小住了兩星期，本來打算不再去京了，然礙於朋友的面子，又不得不於一個寒風刺骨的黃昏，上西車站去趁車。這時候因為怕龍兒要哭，自己和女人，吃過晚飯，便祇說西往哥哥家裏去，只許他送我們到門口。記得那一天晚上，他一箇人和老媽子立在門口，等我們倆去了好遠還『爸爸！爸爸！』的叫了幾聲。啊，啊！這幾聲的呼喚，是我在世上聽到的他的叫我的最後的聲音。

出京之後，到某地住了一宵，就匆忙的逃往上海。接連便染了病，遇了強盜輩的爭奪政權，其後赴南方暫住，一直到今年的五月，纔返北京。

想起來，龍兒實在是一箇填債的兒子，是當亂離困厄的幾年中間，特來安慰我和他娘的愁悶的使者。

自從他在安慶生落地以來，我自己沒有一天脫離過苦悶，沒有一處安住到五

箇月以上。我的女人，也和我分担着十字架的重負，祇是東西南北的奔波飄泊。然當日夜難安，悲苦得不了的時候，只教他的笑臉一開，女人和我，就可以把一切的窮愁，丟在腦後。而今年五月初十待我趕到北京的時候，他的屍首，早已在妙觀閣的廣誼園地下躺着了。

他的病，說是腦膜炎。自從得病之日起，一直到舊歷端陽節的午時絕命的時候止，中間經過一箇多月的光景。平時被我們寵壞了的他，聽說此番病裏，却乖順得異常。叫他吃藥，他就大口的吃，叫他用冰枕，他就柔順的躺上。病後還能說話的時間，只問他的娘：『爸爸幾時回來？』『爸爸在上海爲我定做的小皮鞋，已經做好了沒有？』我的女人，於惑亂之餘，每幽幽地問他：『龍，你曉得你這一場病，會不會死呢？』他老是很不願意的回答說：『那裏會死哩？』據女人含淚的告訴我，他的談吐，決不似一個五歲的小兒。

未病之前一個月的時候，有一天午後，他在門口玩耍，看見西面來了一輛馬車，馬車裏坐着一箇載灰白帽子的青年。他遠遠看見，就急忙的下了伴侶，跑進屋裏去見他娘出來說：「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因為我去年離京時所帶的，是一樣的一頂白灰呢帽。他娘跟他出來到門口，馬車已經過去了，他就使勁的拉住了他娘，哭喊着道「爸爸怎麼不家來吓？爸爸怎麼不家來吓？」他娘慰說半天，他還是儘哭着，這也是他娘含淚和我說的，現在回想起來，自己實在不該拋棄了他們，一箇人在外流蕩，致使他那小小的靈心，常有望遠思親之痛。

去年六月，搬往什剎海之後，有一次我們在堤上散步，因為他看見了人家的汽車，硬是哭着要坐，被我毒打了一頓。又有一次，也是因為要洋服，受了我的毒打。這實在只怪我做父親的沒有能力，不能做洋服給他穿，雇汽車給他坐。早知他是要這樣早死，我是典當強劫，也應當去弄一點錢來，滿足他無邪的慾望，

到現在追想起來，實在覺得對他不起，實在是我不太容人之量了。

我女人說，頻死的前五天，到病院裏，叫了幾天的爸爸！她問他『叫爸爸幹什麼？』他又不響了，停一會兒，又再叫起來，到了舊歷五月初三，他已入了昏迷狀態，醫師替他抽骨髓，他只會直叫一聲『幹嗎？』喉頭的氣管，咚咚在抽噎：眼睛只往上吊送，口頭流些白沫，然而一口氣總不斷。他娘哭叫幾聲『龍，龍！』他的眼角上，就迸流下眼淚出來，後來他娘看見他苦得難過，倒對他說：

『龍！你是沒有命的，就好好的去吧！你是不是想等爸爸回來？就是爸爸回來，也不過是這樣替你醫治罷了！龍！你有什麼不了的心願呢？龍！與其這樣抽咽受苦，你還不如快快的去吧！』

他聽了這段話，眼角上的眼淚，更是湧流得厲害。到了舊歷端陽節的午時，他竟等不着我的回來就終於斷氣了。

喪葬之後，女人搬往哥哥家裏，暫住了幾天。我於五月十日晚上，下車趕到什刹海的寓宅，打門打了半天，沒有應聲。後來抬頭一看，纔見了一張告示郵差用信的白紙條。

自從龍兒病後連日連夜看護久已倦了的她，又那經得起最後的這一打擊？自己當到京之夜，見了她的衰容，見了她的眼淚，又那能不痛哭呢？

在哥哥家裏小住了兩三天，我因為想追求龍兒生前的遺跡，一定要女人和我仍復搬回什刹海的住宅去住牠一兩箇月。

搬回去的那天，一進上屋的門，就見了一張被他玩破了的今年正月裏的花燈。聽說這張花燈，是南城大姨娘送他的，因為他自家燒破了一個窟窿，他還哭了好幾次來的。

其次，便是上屋磚上幾堆燒紙錢的痕跡！當他下殮時燒的。

院子裏有一架葡萄，兩棵棗樹，去年採取葡萄棗子的時候，他站在樹下，兜起了大褂，仰頭在看樹上的我。我摘取了一顆，丟入他的大褂斗裏，他的哄笑聲，要繼續到三五分鐘。今年這兩棵棗樹，結滿了青青的棗子，在風起的半夜裏，老有熟極的棗子辭枝自落。女人和我，睡在床上，有時且哭且談，總要到更深人靜，方能入睡。在這幽幽的談話中間，最怕聽的，就是滴答的墜棗之聲。

到京的第二日，和女人去看他的墳墓。先在一家南紙舖裏，買了許多冥的鈔票，預備去燒送給他。直到了妙觀閣的廣誼園塋地門前，她方從嗚咽裏清醒過來，說：『這是鈔票，他一個小孩子如何用得呢？』就又回車轉來，到玻璃廠去買了一些有孔的紙錢。她在墓前哭了一陣，把紙錢鈔票要燒化的時候，他却叫着說：

『龍！這一堆是鈔票，你收在那裏，待長大時再用。要買什麼，你先拿這堆

錢去用吧！』

這一天她在墳上坐着，我們直到午後七點，太陽平西的時候，纔回家來。臨走的時候，他娘還哭叫着說：

『龍！龍！你一個人在這裏不怕冷靜的麼？龍！龍！人家若來欺你，你晚上來告訴娘罷！你怎麼不能回來了呢？你怎麼夢也不來托一箇呢？』

箱子裏，還有許多散放着他的小衣服。今年北京的天氣，到七月中旬，已經是很冷了。當微涼的早晚，我們倆都想換上幾件夾衣，然而因為怕見到他舊時的夾衣袍襪，我們倆却儘是一天一天的捱着，誰也不說出口來，說：『要換上件夾衫。』

有一次和女人睡午覺，他驟然從床上坐了起來，鞋也不拖，光着襪子，跑到上屋起坐室裏，並且更掀簾跑上外面院子裏去。我也莫名其妙跟着她跑到外面

的時候，只見她在那裏四邊找尋什麼。找尋不着，呆立了一會，她忽然放聲哭起來，並且抱了我急急的追問說：『你聽不聽見？你聽不聽見？』哭完以後，她纔告訴我說，在半睡半醒中間，她聽見『娘！娘！』的叫了兩聲，的確是龍的聲音，她很堅決的說：『的確是龍回來了。』

北京的朋友親戚，爲安慰我們起見，今年夏天常請我們倆去吃飯聽戲，她老不願意和我同去，因爲去年的六月，我們無論上那裏去玩，龍兒是常和我們在一處的。

今年的一個暑假，就是這樣的在悲嘆和幻夢中間消逝了。

這一回南方催我就道的消息，過於匆忙，出發之前，我覺得還有一件大事情沒有做了。

中秋節前新搬了家，爲修理房屋，部署雜事，就忙了一個星期。出發之前，

又因種種瑣事，不能抽出空來，再上龍兒的墓地裏去探望一次。女人上東車站來送我上車的時候，我心裏儘是酸一陣，痛一陣迴想這一件恨事。有幾次想和她說出來，故她於兩三日後再往妙觀閣去探望一趙，但見了她憔悴盡的顏色，和苦忍住的淒楚，終於一句話也沒有講成。

現在去北京遠了，去龍兒遠了，自家一個人只是孤零丁的一個人。在這裏繼續此生中大約是完不了的飄泊。

編者附記：

「一個人在途上」是一篇抒情文。

這一篇抒情文，反映了作者的極端的沉痛的心情。

這一篇抒情文，反映了作者的無限的傷感的情緒。

一個人在途上

所謂天倫的情愛，喪失了孩子的悲哀，以及作者自己的不幸的際遇，全部的是在這裏被發洩了。

誰能讀過這篇短文，而不感到無限的傷心呢！

這真是抒情文——語體的抒情文中的上品。

一五 愛的實現

冰心

詩人靜伯到這裏來消受已經是好幾次了。這起伏不斷的遠山，和澄藍的海水，是最幽雅不過的。他每年夏日帶了一年中積蓄的資料來，在此完成他的傑作。

現在他所要開始著作的一篇長文，題目「是愛的實現」。他每日早起坐在藤蘿垂拂的廊子上，握着筆，伸着紙，濃陰之下，不時的有嗡嗡的蜜蜂和花瓣落到紙上，他從沉思裏微笑着用筆尖挑開去。矮牆外起伏不定的漾着微波。驕陽下的蟬聲，一陣陣的叫着。這些聲音，都緩緩的引出他的思潮，催他慢慢的往下寫。沙地上索索的脚步聲音，無意中使他抬起頭來。只見矮牆邊一堆濃黑的頭髮，繫着粉紅色的綾結兒，走着跳着就過去了。後面跟着的却只聽見笑聲，看不

見人影。

他又低下頭，去寫他的字，筆尖兒移動得很快。他似乎覺得思想加倍的活潑，文字也加倍的有力，能以表現出自己心裏無限的愛的意思。——

一段寫完了。還只管沉默的微笑的想。——海波中，微風裏，漾着隱現的濃黑的髮兒，歡笑的人影。

金色的夕陽，照得山頭一片的深紫。沙上却蓋着直立的山影。潮水下去了，石子還是潤明的。詩人從屋裏出來，拂了拂桌子，又要做他的下午的功課。

笑聲又來了，詩人拿着筆站了起來。牆外走着兩個孩子，那女孩子挽着他弟弟的頭兒，兩個人的頭髮和腮頰，一般的濃黑緋紅，笑窩兒也一般的深淺。脚步細碎的走着。走得遠了，還看得見那女孩子雪白臂兒，和他弟。背在頸後的帽子，從白石道上斜刺裏穿到樹蔭中去了。

詩人又坐下，很輕快的寫下去，他寫了一段筆歌墨舞的「愛的實現」。

晚風裏，天色模糊了。詩人捲起紙來，走下廊子，站在牆兒外。沙上還留着餘熱。石道盡處的樹蔭中，似乎還隱現着雪白的臂兒和飄揚的帽帶。

他天天清早和黃昏，必要看見這兩個孩子。他們走到這裏，也不停留。只跳着走的過去。詩人也不叫喚他，只寂默的望着他們，來了，過去了，再低下頭去，蘊含着無限的活潑歡欣，去寫他的「愛的實現」。

時候將到了，他就不知不覺的傾耳等候那細碎的足音，活潑笑聲。從偶然到了願望——熱烈的願望。

四五天過去了，他覺得若沒有這兩個孩子，他的文思便遲滯了，有時竟寫不下去。

他們是海潮般的進退。有恆的按時的在他們不知不覺之中，指引了這作家的

思路。

這篇著作要脫稿了，只剩下末尾的一段收束。

早晨是微陰的天，陽光從雲隙裏漏將出來。他今天不想寫了，只坐在廊下休息。漸漸的天又開了。兩個孩子舉着傘，從牆外過去。

傍晚忽然黑雲堆積起來，風起了。一閃一閃的電光，穿透濃雲。接着雷聲隆隆的在空中鼓盪。海波兒小山般彼此推擁着，白沫幾乎侵到闌邊來。他便進到屋裏去。關上門，捻亮了燈。無聊中打開了稿紙，從頭看了看，便坐下，要在今晚完成這篇「愛的實現」。——一剎那頃忽然想起了那兩個活潑玲瓏的孩子。

他站起來了，皺着眉在屋裏走來走去。又扶着椅背站着。「早晨他們是過去了。難道這風雨的晚上，還看得見他們回來麼。他們和「愛的實現」有什麼……

難道終竟寫不下去？』他轉過去，果決的坐下，伸好了紙，拿起筆來——他只
筆微微的敲着墨盒出神。

窗外的雨聲，越發的大了。簷上好似走馬一般。雨珠兒繁雜的打着窗上的玻
璃，風吹着溼透的樹枝兒，帶着密葉，橫掃廊外的欄杆。簾簾亂響。他遲疑着看
一看表，時候還沒有到。他覺得似乎還有一線的希望。便站起來，披上雨衣，開
了門，走將出去。

雨點迎面打來，風脚迎面吹來，門也關不上了。他低下頭，便走入風雨裏，
溼軟的泥濘，沒過了他的脚面。他一直走去，靠著牆兒站着。從沉黑中望着他們
的去路。風是冷的，雨是涼的，然而他心中熱烈的願望，竟能抵抗一切，使他堅
凝的立在風雨之下。

一匝的大雨過去了。樹兒也穩定了。那電光還不住的在漆黑的天空中，畫出

光明的符咒，一閃一閃的映得樹葉兒上新綠照眼——忽然聽得後面笑聲來了，回過頭來，電光裏，矮矮的一團黑影，轉過牆隅來。再看時又隱過去了。他依舊背着風站着。

第二匝大雨來了。海波濛濛。他手足淋得冰冷。不能再等候了。只得繞進牆兒，跳上臺階來，拭乾了臉上的水珠兒，——只見自己的門開着，門外張着一把溼透的傘。

往裏看時，燈光之下，書桌對面的搖椅上，睡着兩個夢裏微笑的孩子。女孩兒雪白的左臂，垂在椅外，右臂却作了弟弟的枕頭。散拂的髮兒，也罩在弟弟的臉上，綾花已經落在椅邊。她弟弟斜靠着她的肩。短衣下露出肥白的小腿。在這驚風暴雨的聲中，安穩的睡着。屋裏一切如故。只是桌上那一捲稿紙，却被風吹得散亂着落在地下，

他迷惘失神裏，一聲兒不響。脫下了雨衣，擦了擦鞋，蹣着腳走進來。拾起地上的稿紙，捲着握在手裏。背着臂兒，凝注着這兩個夢裏微笑的孩子。

這時他思潮重復奔湧，略不遲疑的回到桌上，檢出最後的那一張紙來，筆不停揮的寫下去。

雨聲又漸漸的住了，燈影下兩個孩子欠伸着醒了過來。滿屋的書，一個寫字的人，怎麼到這裏來了？避着雨怎樣就睡着了？惺忪的星眼對看着。怔了一會，慢慢的下了椅子，走出門外。拿起傘來從滴瀝的雨聲中，并肩走了。

外邊却是泥濘黑暗，涼氣逼人。——詩人看着他們自來自去。却依舊一聲兒不響。只無意識的在已經完成的稿子後面。縱橫着寫了無數的「愛的實現」

編者附記：

「愛的實現」是作者第一短篇集「超人」裏的一篇，曾經周作人把它譯成日文，在日本的雜誌上發表了。

「愛的實現」是對兒童的純潔，天真，與偉大的謳歌，也是表現人類的愛的實現的製作。

無論是取材，佈局，或其他關於技術的方面，都表現了作者的創作技術的特殊的獨立的存在。

一六 青年曲

徐志摩

泣與笑，戀與願與恩怨，
難得的青年，倏忽的青年，
前面有座鐵打的城垣，青年，
你進了城垣，永別了春光，
永別了青年，戀與願與恩怨。

妙樂與酒與玫瑰，不久住人間，
青年，彩虹不常在天邊，
夢裏的顏色，不能永葆鮮妍，

你須珍重，青年，你有限的脈搏，
你教幻景似的消散了你的青年！

編者附記：

這一首詩，是青年的謳歌，也是青年的警語。

作者用短短的八行，寫了青年的時代的傳奇化，寫了青年時代的難再而易逝，歸結到青年應該珍重這一時期，而好好的加以培養。

青年讀者，應該把握得這一意義。

一七 瓦釜集代自序

劉復

啓明兄：

今回寄上近作瓦釜集稿本一冊，乞兄指正。集中所錄，是我用江陰方言，依江陰最普通的一種民歌——「四句頭山歌」——的聲調，所做成的詩歌十多首。集名叫做「瓦釜」，是因為我覺得中國的「黃鍾」實在太多了。單看一部元曲選，便有那麼許多的「萬言長策」，真要叫人痛哭，狂笑，打嚏！因此我現在做這傻事：要試驗一下，能不能盡我的力，把數千年來受盡侮辱與蔑視，打在地獄底裏而沒有呻吟的機會的瓦釜的聲音，表現出一部分來。

我這樣做詩的動機，是起於一年前讀戴季陶先生的阿們詩，和某君的女工之歌。這兩首詩都做得很好：若叫我做，我做不出。但因我對於新詩的希望太奢，

總覺得這已好之上，還有更好的餘地。我起初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後來經過多時的研究與靜想，纔斷定我們要說誰某的話，就非用誰某的真實的語言與聲調不可：不然，終於是我們的話。

關於語言，我前次寫信給你，其中有一段，可以重新寫出：「……大約語言在文藝上，永遠帶着些神祕作用。我們做文做詩，我們所擺脫不了，而且是能於運用到最高等最真摯的一步的，便是我們抱在我們母親膝上時所學的語言：同時能使我們受最深切的感動，覺得比一切別種語言分外的親密有味的，也就是這種我們的母親說過的語言。這種語言，因為傳布的區域很小（可以嚴格的收縮在一個最小的地域以內），而又不能獨立，我們叫它方言。從這上面看，可見一種語言傳布的區域的大小，和他感動力的大小，恰恰成了一個反比例。這是文藝上無可奈何的事」。

關於聲調，你說過：『……俗歌——民歌與兒歌——是現在還有生命的東西，他的調子更可以拿來利用』。這是我們兩人相隔三萬多里一個不謀而合的見解。

以上是我所以要用江陰方言和江陰民歌的聲調做詩的答案。我應當承認：我的詩歌所能表顯，所能感動的社會，地域是很小的。但如表顯力與感動力的增進率，不小於地域的減縮率，我就並沒有失敗。

其實這是件很舊的事。凡讀過 Robert Burns, William Earnes' Parbric Gregory 等人的詩的，都要說我這樣的解釋，未免太不憚煩。不過中國文學上，改文言爲白話，已是盤古以來一個大奇談，何況方言，何況俚調！因此我預料瓦釜集出版，我應當正對着一陳笑聲，罵聲，唾聲的雨！但是一件事剛起頭，也總得給人家一個笑與罵與唾的機會。

這類的詩，我一年來共做了六十多首，現在只刪賸三分之一。其實這三分之

一中，還儘有許多可以刪，或者竟可以全刪，所賸的只是一個方法。但我們的奇怪心理，往往對於自己新造的東西，不忍過於割削，所以目下暫且留賸這許多。

我懸着這種試驗，我自己並不敢希望就在這一派上做成一個詩人；因為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恐怕我的天才和所下的功夫都不夠。我也不希望許多有天才和肯用功夫的人，都走這條路；因為文學上，可以發展的道路很多，我斷定有人能從茅塞糞土中，開發出更好的道路來。

我初意想做一篇較長的文章，將我的理論詳細中說：現在因為沒有功夫，只得暫且擱下。一面却將要點寫在這信裏，當作一篇須正式的 *Dedication*。

我現在要求你替我做一篇序，但並不是一般出版物上所要求的恭維的序。恭維一件事，在施者是違心，在受者是有愧，究竟何苦！我所要求的，是你的批評：因為我們兩人，在做詩上所嘗的甘苦，相知得最深，你對於我的詩所下的批

評，一定比別人分外確當些。

劉復一九二一，五，二〇，倫敦。

編者附記：

『五竇集』是作者所作的山歌集。

這一篇代序的書信，是說明了這一部山歌的成因，以及它的嘗試的經過。

論到語言，也論到聲調……

最後，寫到作者自己對於這一歌集的感受，和請人作序的意義。

篇末，經編者刪去一節。

作者，江陰人。

一八 過客

魯迅

時：

或一日的黃昏。

地：

或一處。

人：

老翁。約七十歲，白鬚髮，黑長袍。

女孩。約十歲，紫髮，烏眼珠，白地黑方格長衫。

過客。約三四十歲，狀態困頓倔強，眼光陰沈，黑鬚，亂髮，黑色短衣褲，皆破碎，赤足着破鞋。脅下掛一個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

東，是幾株雜樹和瓦爍；西，是荒涼破敗的叢葬；其間有一條似路非路的痕迹。一間小土屋向這痕迹開着一扇門；門側有一段枯樹根。

（女孩正要將坐在樹根上的老翁換起。）

翁。孩子。喂，孩子！怎樣不動了呢？

孩。（向東望着，）有誰走來了，看一看罷。

翁。不用看他。扶我進去罷。太陽要下去了。

孩。我，——看一看。

翁。唉，你這孩子！天天看見天，看見土，看見風，還不夠好看麼？什麼也不比這些好看。你偏是要看誰。太陽下去時候出現的東西，不會給你什麼好處的。……還是進去罷。

孩。可是，已經近來了。阿阿，是一個乞丐。

翁。乞丐？不見得罷。

（過客從東面的雜樹間踉蹌走出，暫時躊躇之後，慢慢地走近老翁去。）

客。老丈，你晚上好？

翁。阿，好！託福。你好？

客。老丈，我實在冒昧，我想在你那里討一杯水喝。我走得渴極了。這地方又沒有一個池塘，一個水窪。

翁。唔，可以可以。你請坐罷。（向女孩）孩子，你拿水來，杯子要洗乾淨。

（女孩默默地走進土屋去。）

翁。客官，你請坐。你是怎樣稱呼的。

客。稱呼？——我不知道。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只一個人。我不知

道我本來叫什麼。我一路走，有時人們也隨便稱呼我，各式各樣地，我也記不清楚了，況且相同的稱呼也沒有聽到過第二回。

翁。阿阿。那麼，你是從那里來的呢？

客。（略略遲疑，）我不知道。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在這麼走。

翁。對了。那麼，我可以問你到那里去麼？

客。自然可以。——但是，我不知道。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在這麼走，要走到一個地方去，這地方就在前面。我單記得走了許多路，現在來到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邊去，（西指，）前面！

（女孩小心地捧出一個木杯來，遞去。）

客。（接杯，）多謝，姑娘。（將水兩口喝盡，還杯，）多謝，姑娘。這真是少有的好意。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

翁。不要這麼感激。這於你是沒有好處的。

客。是的，這於我沒有好處。可是我現在很恢復了些力氣了。我就要前去。

老丈，你大約是久住在這裏的，你可知道前面是怎樣一個所在麼？

翁。前面？前面，是墳。

客。（詫異地，）墳？

孩。不，不，不的。那裏有許多許多野百合，野薔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

們的。

客。（西顧，彷彿微笑，）不錯。那些地方有許多許多野百合，野薔薇，我

也常常去玩過，去看過的。但是，那是墳。（向老丈，）老丈，走完了那墳地之

後呢？

孩。走完之後？那我可不知道。我沒有走過。

客。不知道？！

孩。我也不知道。

翁。我單知南邊；北邊；東邊；你的來路，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也許倒是於你們最好的地方。你莫怪我多嘴，據我看來，你已經這樣疲頓了，因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

客。料不定可能走完？……（沈思，忽然驚起，）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說一處沒有名目，沒一處沒有地主，沒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沒有一處沒有皮面的笑容，沒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我憎惡他們，我不回轉去！

翁。那也不然。你也會遇見心底的眼淚，為你的悲哀。

客。不。我不願看見他們心底的眼淚，不要他們為我的悲哀！

翁。那麼，你，（搖頭，）你只得走了。

客。 是的，我只得走了。况且還有聲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喚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腳早經走破了，有許多傷，流了許多血。（舉起一足給老人看，）因此，我的血不夠了；我要喝些血。但血在那裏呢？可是我也不願意喝無論誰的血。我只得喝些水，來神竟我的血。一路上總有水，我倒也並不感到什麼不足。只是我的力氣太稀薄了，血裏面太多了水的緣故罷。今天連一個小水窪也遇不到，也就是少走了路的緣故罷。

翁。 那也未必。太陽下去了。我想，還不如休息一會的好罷，像我似的。

客。 但是，那前面的聲音叫我走。

翁。 我知道。

客。 你知道？你知道那聲音麼？

翁。 是的。他似乎曾經也叫過我。

客。那也就是現在叫我的聲音麼？

翁。那我可不知道。他就是叫過幾聲，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我也就記不清楚了。

客。喚喚，不理他……（沉思，忽然喫驚，傾聽着，）不行！我還是走的好。我息不下。可恨我的腳早經走破了。（準備走路。）

孩。給你！（遞給一片布，）裹上你的傷處。

客。多謝，（接收，）姑娘。這真是……這真是極少有的好意。這能使我可以走更多的路。（就斷磚坐下，要將布纏在髁上，）但是，不行！（竭力站起，）姑娘，還了你罷，還是裹不下。況且這太多的好意，我沒法感激。

翁。你不要這麼感激；這於你沒有好處。

客。是的，這裏我沒有什麼好處。但是我，這布施是最上的東西了。你看，

我全身上可有這樣的。

翁。你不要當真就是。

客。是的。但是我不能。我怕我會這樣：倘使我得到了誰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鷹看見死屍一樣，在四近徘徊，祝願她的滅亡，給我親自看見；或者咒詛她以外的一切全都滅亡，連我自己。因為我就應該得到咒詛。但是我還沒有這樣的力；即使有這力量，我也不願意她有這樣的境遇，因為她們大概總不願意有這樣的境遇。我想，這最穩當。（向女孩，）姑娘，你這布片太好，可是太小一點了，還了你罷。

孩。（驚懼，退後，）我不要了！你帶走！

客。（似笑，）哦哦，……因為我拿過了？

孩。（點頭，指口袋，）你裝在那里，去玩玩。

客。(頹唐地退後，)但這背在身上，怎麼走呢？……

翁。你息不下，也就背不動。——休息一會，沒有什麼了。

客。對例，休息……。(默想，但忽然驚醒，傾聽。)不！我不能！我還是

走好。

翁。你總不願意休息麼？

客。我願意休息。

翁。那麼，你就休息一會罷。

客。但是，我不能……。

翁。你總還是覺得走好麼？

客。是的。還是走好。

翁。那麼，你也還是走好罷。

客。（將腰一伸，）好，我告別了。我很感謝你們。（向着女孩，）姑娘，這還你，請你收回去。

（女孩驚懼，縮手，要躲進土屋裏去。）

翁。你帶去罷。要是太重了，可以隨時拋在墳地裏面的。

孩。（走向前，）阿阿，那不行！

客。阿阿，那不行的。

翁。那麼，你掛在野百合野薔薇上就是了。

孩。（拍手，）哈哈！好！

翁。哦哦……。

（暫時中，沈默。）

翁。那麼，再見了。祝你平安。（站起，向女孩，）孩子，扶我進去罷。

你看，太陽早已下去了。（轉身向門。）

客。多謝你們。祝你們平安。（徘徊，沈思，忽然喫驚，）然而我不能！我
只得走。我還是走好罷……。（即刻昂了頭，奮然向西走去。）

（女孩扶老人走進土屋，隨即闔了門。過客向野地裏踉蹌地闖進去，夜色跟
在他後面。）

編者附記：

這一篇對話，雖然在形式上看，是一種很平常的說話，事實上是反映了作者當日的苦悶的心
情。

他對於向環境的作戰感到疲乏，同時，他是理解得向前走的必要。

因此，他說：

過客

『多謝你們！祝你們平安！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還是走好罷。』

這裏，是反映了苦鬥中的倦乏的心情，以及在倦乏的心情中的向前進展的情緒。

本文，載在作者所著『野草』內。

一九 頑童

杜 德

他名喚司徒婁，是巴黎城中一個黃皮薄面的瘦弱小兒，大概在十歲以上，還夠不到十五歲的樣子；同街上別的頑童一樣，什麼事理也不懂得！他的母親早已去世了；他的父親原先是海軍裏的老兵士，近來在看管公園。那些小孩子，女工，僕婦，和躲在馬路旁邊避車子的一般窮人，都認識這位司徒婁，並很愛敬他的。大家都知道這位司徒婁雖然莊嚴可怕，而他那鐵硬的八字鬚裏，却深藏着一種溫和的微笑，要他表現這種微笑，除非是人問他：『令郎現在好嗎？』

這位司徒婁非常疼他這個孩子了！他最歡喜的就是每天晚上放學之後，這孩子跑來找他，兩人一同在花園裏繞圈子散步，遇見那般認識的人，又去同他們客客氣氣的點頭招呼。

不幸，巴黎被圍，一切事情都改變了常度。老司徒婁的花園也關了門；那裏存的是許多火油，這位可憐的老頭子要去巡察，整天一人在那七顛八倒的一遍荒涼的樹林裏過活，也沒有煙吸，也看不見他的孩子，除非是很晚很晚回到家裏去……至於這個小司徒婁，他並不以這種新生活爲苦。

圍城！對於那般無知無識的頑童自然是很快活的了。既沒有學校，又不要溫課！天天都是假期，大街上就同趕集的市場一樣……小孩們出去一直到晚上纔跑着回來。他們尾隨着街上走的守城的軍隊，在那裏評論那幾隊的軍樂吹得好聽；這些事要數小司徒婁最懂得。他能說出那第九十六隊的軍樂不大好，到是第五十五隊的軍樂好聽得很。有時他又跑去看義勇隊練操；後面還有幾排閒人站着……他又常時一手挽着他玩的小花籃兒，擠入一羣人叢中，那般人常在冬天早晨，天色朦朧的時候，站在屠坊和雜貨鋪的柵欄那裏。或是平常寒暄閒話，或是談談國

家大事，有時人也問問這位司待婁先生的兒子幾句話。但是比較最有情趣的，還是賭「格老實」，(Caloche)這是個出名的好玩意兒。要這小司待婁不在城牆邊上，不在雜貨鋪的柵欄前面，那末，你一定可以在沙多都一塊賭「格老實」的地方找出他來。他自己並不去賭，但其中的精微奧妙，他極熟習；原來賭起「格老實」來，定要有錢；他雖沒有錢，却最喜歡看那些賭「格老實」的，看得出神，連眼睛都不轉一轉！

這一次有一個着藍布褲子的大孩子，一下賭上一百個「蘇」(Boh)，顯得非常煊赫。當大孩子跑的時候，他褲子裏頭洋錢的聲音又響起來。有一天，有一塊錢直滾到小司待婁的脚下，那大孩子一面拾錢，一面對他低聲說道：「喂你看得眼熱嗎？好罷！要是你願意，我可以告訴你一個賺錢的地方。」那場賭局完後，大孩子就把他拉到一個空地地方，勸他同他一陣到普魯士軍營裏去賣報。一趟可以

賺得三十個法郎。其初司徒婁義憤填胸的拒絕了他；但他忽然歇了三天沒曾去看賭『格老實』了。這三天危險極了。他飯不想吃，覺不能睡。到了夜裏，只覺得看見床底下堆的都是一百個『蘇』一下的『格老實』，那盤子裏的錢都發寶光，澈亮。他真是『涎垂三尺』，再遏抑不住了。到了第四天，他又走到沙多都那地方去，又看見了那個大孩子，因而被他誘惑了。……

那一天大雪的清晨，他倆動身，肩上放着一條布口袋，衣服裏面藏了些新聞紙。走到福郎德門前，天色纔亮。大孩子拉了他的手，走近守城兵的面前，裝出一副可憐聲調，向這位兵士道：『好老爺！放我們過去罷！』……我們的母親病在牀上，父親又亡過了。我兄弟倆現在要到田裏拾些洋山芋去。』他話說完後，又哭起來了，司徒婁心內慚愧，只把頭低着。守城的兵士對他倆仔細看了一回，又向白茫茫的大路看了一眼，然後對他倆說一聲快去罷，就走開了。於是他倆就

到了臥白維一大路上了。這時倒是那個哭的小孩子先笑了！

小司徒婁看見營裏狼狽不堪的製造所，破檻不堪的蓬帳，和那壁立半天，四圍煙霧的煙囪，使他心裏糊裏糊塗如在夢中。遠遠的有一位步哨裏戴風帽的軍官，手拿望遠鏡在那裏看，還有許多小蓬帳被雪浸得透溼，又因火力不強，把蓬帳都凍成冰塊了。大孩子熟識路徑，因為要避去那些營盤，就一直穿過田去。不一刻，他走到躲不過的前哨軍那裏。那些兵士身上穿的是雨衣，蹲在蘇而宋那條火車道旁的河溝裏面。這次大孩子雖背了一次來歷，人還不肯放他倆過去。直等他又哭的時候，從保衛軍的營裏走出一位白髮星星，縐紋滿面的老巡官，舉止面貌大致同老司徒婁差不多，對那兩個小孩說道：「小乖乖，去罷，不要哭了。我們放你倆過去拾洋山芋，但你倆不妨先進來烘一烘。你瞧，他的臉都凍壞了！」

……

唉！這並不是冷氣逼得小司待婁打寒噤，乃是恐懼，又加一點羞慙罷了。他倆在營裏看見幾個僵腳僵手的兵士圍着一堆半死的火，拿刺刀挑着凍麵餅在火頭上烤。他們見兩個小孩子來了，又擠擁了一點讓給他倆坐。又給他倆一點燒酒和咖啡吃。他倆正在吃的時候，門前來了一位軍官，把這老巡官叫出，對他低低的說了幾句話，然後就趕忙走了。

巡官回來，欣然對他們說道：『朋友！今天晚上要開火，……我們已探到普軍的口令了。我看我們今夜一定可以恢復聖布愛了！』於是他們歡呼踴躍，亂了一陣，起舞的起舞，唱歌的唱歌，磨刀的磨刀，那兩個孩子却趁這一陣忙亂就跑了。

過了那一道戰壕，就是一大塊平地，那裏有一道白牆，滿是礮眼。他倆正向着這道牆走，一步一停，彷彿是拾地上的洋山芋似的。小司待婁一再說道：『回

罷……不到那邊去罷。」那一個聳着肩膀總是向前走。忽然聽見了槍聲。大孩子就趕快伏到地上對小的說「快躺下！」伏了一刻，他又打起唿哨。忽的一聲唿哨又從雪地上應將出來。他倆逼直的向牆根前跑去。跑到牆根前那塊平地上，看見了兩個黃鬚灰帽的普兵站在那裏。大孩子跳到普兵面前，手指着他的同伴說：「這是我兄弟。」普兵看了看小司徒，小模樣，不免好笑，故意說要把他抱起來，舉得高高的拖到戰壕裏去。牆的那一邊是一個斜坡，坡上有許多橫七豎八的樹，還有許多黑洞都被雪蓋住了，並且每個黑洞裏有一般模樣的灰帽黃鬚的普兵，陰陰地笑着看這兩個小孩子走過去。

在旁邊那個拐頭，有一間園丁的屋，屋裏設下陷阱，上面却蓋着許多樹枝；外面滿是普兵在那裏打紙牌，旁邊燒着明灼灼的火，火上炖着一罐鮮湯，那些菜和肉發出一種撲鼻的香味；這要比起法軍的露天營帳，簡直有天壤之別了，裏面

又有軍官們在彈鋼琴，吃香檳酒。當這兩個巴黎人走進去的時候，他們都拍掌歡呼。他倆把法國報送給他們看；他們因而賞他倆酒吃，又同他倆談話。那些軍官們都得意洋洋，只有大孩子賣盡氣力裝出那般頑童種種的怪模怪樣，給他們取笑。……

小司徒妻也很想說說話，好讓人知道他不是個傻子；但不知不覺的好像有什麼東西把他遏住了。他的面前有一位年紀很大，態度莊嚴的兵官，手裏拿着一本書在看，他並不會認真看書，因為他的目光只不離小司徒妻的身畔。他的這副神情，也斷不定是愛是憎，或者這位兵官家裏也有個小孩子同小司徒妻的年紀差不多大小，那時他忍不住說出一句：『我寧願死，也不能看見我的孩子做出這樣下賤事來。』從這時候起，小司徒妻好像胸口上壓着一隻手，壓得動也不能動似的。他這時只好吃兩杯酒來解解悶。不一刻，他又回身四下望了一望。只聽見那

喧鬧之中，他那同伴的大孩子正在那裏譏誚本國軍隊的狼狽，和操點的笨滯，又詳述馬漢地方的叛亂，及兵營夜間的驚擾。後來，大孩子語氣低下去了，那些軍官都鬼鬼祟祟的湊近他面前去。這混賬東西正在報告普軍，今夜法軍要來偷營的消息。這一下，小司徒婁忽然醒悟過來，怒不可遏，站起來說道：「不能那樣說，阿大！……我不要你那樣說！」但是大孩子聽着笑了一笑又接下說去。等到他話說完後，那般軍官都站起來了，有一個軍官指着一道門對小孩們說道：「去罷！」他們隨即操着德語，彼此商議，話說得極快。大孩子就像得了高官似的手裏敲着洋錢，徜徉走將出來。小司徒婁低着頭，跟在他的後頭。及至他又走到那位年紀很大的普國兵官面前，看看這位兵官的神情，越發使他不能自安，又聽到他發出一種悽楚的語氣道：「不好，……不好！」

小司徒婁眼裏含着一包眼淚，走出普營。一到平地上他倆就趕快跑着回來

了。他倆的口袋裏滿裝的是洋山芋，這都是普兵給他倆的；有了這東西，所以他倆從法軍的戰壕過去時毫無阻礙。此時法軍正在預備夜裏去襲擊普營。那些兵隊都靜悄悄的扎在牆後面。那位和顏悅色的老巡官正在那裏布置兵隊。他看見兩個孩子打他面前走過時，還向他倆微微一笑。哦，這一笑令小司徒婁難堪極了！忽然間他想喊出來說：『不要到那邊去罷，我們已經將你的機密軍情報告了敵軍囉。』那大孩子又喝住他道：『你要是這樣喊起來，我倆都要槍斃的。』因此，他嚇得也不敢開口了。到了古陋阜，他倆走進一間破屋子裏分錢，……我老實告訴你罷，這錢分的却很公公道道，小司徒婁也不知罪過，也忘了害怕，只聽到衣袋裏銀錢的響聲，只默想着『格老實』的賭局。但當他一人走出門，看不見那大孩子的時候，這可憐的孩子就懊惱起來了，那時他的錢口袋便覺得非常之重了，心裏又覺得異常的難受。他覺得這明明白白的一座巴黎城也變得不同往常一樣了。有

人向他注意的看了兩眼，他便覺得彷彿那般人已給看出他的來蹤去跡。他聽見那河岸上的鼓聲鑿鑿，車聲轆轤，彷彿說的都是『賣國』這個字。後來，他到了自己家門口了，恰好他父親還沒有回來，他趕快跑到自己的臥房裏，把錢藏到枕頭底下。

這天晚上老司待婁已探聽到消息很好，所以回家來時帶着一種極和藹的神色。吃晚飯的時候，這位老兵士看了看牆上掛的槍，就笑吟吟的對他兒子說道：『噯！孩子！假使你要長大成，你一定要去同普兵打仗了！』到了八點鐘的時候，大炮響起來了。這老兵聽得清楚說：『這是他們在布愛那裏開火了！』小司待婁聽得面色都變白了，託言困憊，要去睡覺，但總是睡不眠，大炮的響聲仍然不斷。他覺得彷彿是法兵黑夜裏追擊普兵，還沒有趕上普兵，自己反都跌落到普兵所設下的陷阱裏去了。他又想起那位含笑的老巡官，又彷彿看見那位巡

官同許多別的法兵都長躺在雪地裏！……他們所有這些鐵血的價值，却被他暗地裏拿去換成藏在枕頭底下這幾塊錢，況且自己又是個老兵……司待婁的兒子啦！……

他滿腔委屈，苦不能訴。他聽到他父親在屋拐頭走動，開窗子。樓下空地上又吹起站隊號，有一大隊兵正在報數數，即刻就要開到前敵上火線了。不用說，這定是一場血戰。這可憐的孩子到此時實在再忍不住了。老司待婁看見他哭得那樣。就問道：『你怎麼了？』孩子真忍不住了，從床上跳將下來，跪倒他父親的脚跟前。他這樣一跳的時候，那些錢都滾到地下去了。老頭子戰巍巍的問道：『這是什麼一回事？難道你做了賊不成？』於是這小司待婁就一口氣把他跑到普軍裏去和在普軍裏所做的事一齊都說了出來。他說出來之後，心裏反覺得舒暢的多，……老司待婁聽得把臉都氣變了色。孩子的話一說完，就抱頭大哭，口口聲

聲的喊道：「父親！父親！」老頭子把他推開，也不答話。只顧去拾錢，又問他道：「就是這些嗎？」小司徒婁點了點頭彷彿說就是這些了。那老頭子立刻把火藥筒摘下來，背着槍，又把錢都裝到口袋裏，說道：「也罷，我把這個送還他們罷。」他說完之後，頭也不回，逕自下去，加入義勇隊裏去了，這一隊兵正趁着黑夜向前敵開。從此以後，人就永遠沒有看見這位老司徒婁了。……

編者附記：

這一篇小說所描寫的，是普法戰爭時代的事件。

全篇所着力的，是一個小孩的心理的描寫。

作者所描寫的，是那樣的感動人。

尤其是最末的，孩子的懺悔的敘述，刻劃孩子的心理，到了最深刻的地步。

而孩子父親在最後的態度，更是在沉默的狀態中，表現了悲哀的深刻。

讀這一篇，要注意作者是怎樣的在描寫着心理。——這是青年讀者應該努力學習的。
本文，洋觀譯。

二〇 噓

契訶夫

克拉司魯林，報館的投稿者，回家時已經深夜了，愁眉不展的，嚴肅的，很不安的樣子，好像他正在等着搜索或在打算自殺一樣。在自己的房裏踱了一會，他停住着，搔亂着頭髮，用拉愛爾特的報復自己的姊姊的聲調自言自語的說道：

『神已疲，聲已嘶，痛苦壓迫着心臟，可是你應當要坐下著作！這就叫做生活嗎？！爲什麼那些著作家的痛苦——當他苦悶的時候，却應當使讀者發笑；當他高興的時候，却應當使讀者流眼淚——沒有人描寫呢？我應該快活，平心靜氣，機智，但是痛苦壓迫着我，好像我病了，我的妻親生的孩子死了一樣！』

說完這些，他揮着手，迴旋着眼睛……末了他走去寢室，叫醒他的妻。

『娜假！』他說：『我要坐下著作了……請誰也不要打擾我。如果小孩子叫

喊，廚娘打齣，不能夠著作……並且吩咐預備茶來……你知道，我沒有茶不能著作……茶——我在工作時唯一提神的東西。」

轉回自己的房裏，他脫下外套，上衣和皮鞋。他慢慢的脫着，臉上表現一種無辜受欺負的神情，末了在寫字桌旁坐下來。

在桌上沒有什麼平常的東西，但是每一件小東西都帶着沉思和嚴格的秩序的特徵。大著作家的半身像片和全身像片，一堆草稿，一卷折角的別林文集，代灰碟之用的後頭蓋骨，疊折着的，但可以看得見用藍色鉛筆畫着橫線的報紙，這裏還有十枝新削好的鉛筆和帶着新的羽毛的鋼筆——這一切都不能夠打斷一分鐘的自由，創作的思想……

克拉司魯林靠着安樂椅背，閉着眼睛，沈想着題目。他聽見妻的腳步聲和爲燒茶的劈柴聲。她還沒有完全醒來，因爲茶壺蓋和刀子常時從她的手裏掉下來。

不久茶壺的沸聲響起來了。妻不住劈着柴，在火爐旁邊爐門和爐蓋也不時發響。忽然克拉司魯林打了一個寒噤，睜開恐怖的眼睛，開始嗅着空氣。

「天呀，冒烟啦！」他呻吟着說，臉上現着痛苦的表情。「冒烟啦！這個無用的女人簡直想謀害我！唔，天呀，你說，在這樣的環境我能夠著作嗎？」

他跑到廚房去發了一頓牢騷。不一會兒，當他的妻小心的，點着腳尖的走來，捧着一杯茶給他的時候，他仍舊坐在安樂椅上，閉着眼睛，想自己的題目。他一動也不動，用指頭輕輕的敲着自己的額，假裝沒有聽見妻的來到……他的臉上表現同先前一樣的無辜受欺負的神情。

好像一個姑娘，人家送把珍貴的扇子給她一樣，他先把小說的名目寫下來，自己做出很得意，很驕傲的樣子……他把手捧着兩鬢，一時拘攣着用腳推動安樂椅，好像因為痛苦一般，一時半閉着眼睛，像沙發上的小貓一樣……後來安靜

了，他伸到墨水壺口，帶着這樣的表情，好像要在死刑判決書上簽字一樣，於是就寫起來了……

「媽媽，給杯水給我！」他聽見兒子的聲音。

「嗤！」媽媽說：「爸爸在著作哩！嗤……」

爸爸寫得很快，沒有塗改，也沒有停留，好像翻書一樣，大著作的像片望着他那支寫得飛快的鋼筆，一動也不動，好像他們想：「喂，兄弟，你太勞苦了！」

「嗤！」鋼筆發響。

「嗤！」當他的膝蓋推動掉子時，那些大著作家在棹面上移動發出這樣的響聲。

忽然克拉司魯林挺直了腰，放下鋼筆……他聽見粗暴的，單調的聲音……這是隔壁房的住客福馬，尼古拉在祈禱。

「你聽着！」克拉司魯林喊：「你不能輕些祈禱嗎？你防礙我著作哩！」

「罪過！……」福馬·尼古拉怯怕的回答。

「噓！」

寫了五頁，克拉司魯林伸一伸腰，看了一下鐘。

「天呀，已經三點鐘了！」他呻吟的說：「人都睡了，可是我……一個人我應當工作！」

他覺得狠不舒服，而且疲倦，歪着頭走到寢室去，叫醒妻，低聲的說：

「娜假！再給杯茶給我！我……軟疲得很！」

他寫到四點鐘，並且還想要寫到六點鐘，如果題材沒有完。他自己狠得意，在無生物面前很驕傲；在他的權力之下的小東西，他對他們狠暴虐，他真是家庭的暴君，簡直不像我們常在編輯部看見的那樣的小的，卑下的無能的人。

『我這樣疲勞，非睡不可了……』他睡下之後說：『我們的工作，這個可詛咒的，不人道的苦工，不僅身體疲倦，而且精神也疲勞了……我要吃藥了……』
唉，上帝看得見，如果不是爲家庭，我早就不幹這種苦工了……爲壓迫而著作！
這奇怪的狠！』

他睡到十二點鐘，也許要到一點鐘，睡得狠熱酣……他在夢中，夢見他成了大著作家，編輯主任！

『他寫了整整一夜！』妻說，表現吃驚的臉色。『嗤！』

沒有一個人敢說話，走路，敲響。他的夢狠幸福，一切的無辜的欺負都消雪了！

『嗤！』房裏一個聲音這樣響：『嗤！』

編者附記：

這一篇小說的主旨，是描寫創作家生活的艱苦。

他用着諷刺的筆調，把它描寫了出來。

同時，也寫出了創作家的有趣的習慣。

從這裏，可以看到創作的取材，是所在多有，如古詩人所說的「詩材遍地」，祇要作者善於攝取。

本篇，「晨報附刊」所載。

一一一 南高峯看日出

胡適

時候似乎已很晚了，

我們等的不耐煩了！

東方還祇是一線暗淡的紅雲，

還祇是一顆微茫的晨星，

還指不定那一點是日出的所在！

晨星漸漸淡下去了，

紅雲上面似乎有一處特別光亮了。

山後的月光仍舊照耀着，

海上的日出仍舊沒有消息！

我們很疑心又要失望了！

忽然我們一齊站起來了，

起來了，

現在真起來了！

光只像深夜遠山的一線野燒，

立刻就變成半個燦爛的月華了！

一個和平溫柔的初日冉冉地全出來了！

我們不禁喊道：

這樣平淡無奇的日出！

但我們失望的喊聲立刻咽住了，

那白光的日輪裏，

忽然湧出無數青蓮色的光輪，

神速地射向人間來，

神速地飛向天空中去；

一霎時，滿空中都是青蓮色的光輪了，

一霎時，山前的樹上草上都停着青蓮色的光輪了！

我們再抬起頭時，

日輪裏又射出金碧色的光輪來了，

一樣神速地散向天空去，

一樣神速地飛到人間來，

一樣奇妙地飛集在山前的樹葉上和草葉上！

日輪裏的奇景又幻變了；

金碧的光輪過去了，

艷黃的光輪接着飛射出來；

艷黃的光輪飛盡了，

玫瑰紅的光輪又接着湧出來；

一樣神速地散向天空去，

一樣神速地飛到人間來，

一樣奇妙地飛集在樹葉草葉上和我們的白衣裳上！

玫瑰紅的光輪湧射的最長久。

——滿空中正飛着紅輪時，

忽然那白光の日輪裏什麼都沒有了，

那和平溫柔的朝日忽然變嚴厲了！

威稜的光針輻射出來，

我們不自主地低下頭去，

只見一江的江水都變成燦爛的金波了，——

朝日已升的很高了！

編者附記：

這一首詩是非常細緻的描寫了初生的太陽——它的偉大的風緻。

這一首詩是很細的說明了初生的太陽的光色的轉變。

這一首詩是寫出了日出時的極端的神韻。

本篇「努力週報」所載。

三二 偶像

王統照

誰也從崇拜偶像的生活中度過來。甚麼有鬼論，無神論暫放在一邊；甚麼 Thalia, Erato 暫安置在古歷史的夾頁；但我只崇拜你，——否，不是崇拜，是供養，是尊敬，是愛，是消滅一切，復生一切，是融化一切，是將我留化於大宇宙之核心。

呵呵，不必用理智的鋒刃來切割；不必用邏輯的言語來束縛；不必用不相干的譏諷來加猜測，你是主宰者，是造化的中樞，是心頭的鎮犀，是夢裏的迷香。

——今朝秋雨初過，天空如罩着褐色的紗幕，到處都是寂靜空虛，只有你坐下的世界是在生躍，是在微笑，是在造化無窮的生之機能，……那怕這秋風秋雨的蕭晨，只有「你」，此外更復何求！我心圓滿，我生充實，我的不朽，……亦屬充

實。

這是我從紫雲峯的最高頂處的古寺中偷來的，也可以說我從那裏將你供奉來的。記得那年，我在古寺之側的閒院中養病，每天過的寂秘的生活。綠樹的合陰，翠柏幽篁的搖曳，蒼鷹的盤空，夜鷗的哀鳴，也是秋來的氣候景色。我獨自高居於幾千尺的峯頂，每日裏與病魔作周旋，不知那個時候是我棄世間；還是世間遺棄了我一個？每日只覺得恍惚如在醉夢，悽悵如聞寒笛，雖有鳴玉的流泉，含笑的野花，友誼的許多鳥兒，常常在我的窗前的白雲帳外作啁啾的啼聲，但我
是寂寞，不但寂寞了思想，亦且寂寞了聲，色，味，觸。因為外界的真實的聲，色，味，觸，於我似乎都相去很遠，引不起我愉快或悲悽的反應。一天天如在沙中臥着，飲食着，遊行着，一切皆有泥土的氣息，總是心頭悶悶！不滿足麼？我原不求甚麼的；不快樂麼？我也沒有甚麼失望的，這正是說不出來的寂寞。

不記得到山上多少日子了，那日正在九月的中旬；我一早由茅窗下醒來，只聽得滴滴的清露在竹葉上作響，沒有了任何的聲音，推窗外望，但見堆絮的白雲，彌滿了山峯中的空隙，這偉大神奇的雲海，也將我籠罩於中，看不見曉月，也看不見初日的鮮色。我恍然的不知所可，但有迷離的感覺鎖住全身。披衣立起，即坐在窗前的竹椅上，若夢若醒，直待日露雲消，萬象如洗的時候，方纔重行起立。身上被濕氣的潮蒸，毫無力氣，緩緩的步往茅草的簷下，便不自知的向香雲寺的路上走來。

沿路上可以引起我的興趣的只有遍地都是的野蘭花，她們有青青的條形葉子，在中間開着白色而雜有淡紅色的小花朵。她們或者是富有象徵的意味的，但我只有愛慕却說不出爲的甚麼？沿着鳴琮澗下去，轉過一叢竹林，便是頹舊的香雲寺。……我這是第一次重來。我對於這個古舊而破敗的地方，却有無許的感

戀！去到那裏彷彿像要從那些頽垣亂石找尋甚麼東西的一般，其實，除掉叢生的榛莽與野石榴樹以外有甚麼呢。和尚也有三四個，大都是真穿了百衲的破衣，對着泥垢掛滿的念珠，每天還得下山去隨時乞緣以外，更沒有他的人可以言語。我那一次又信步走去，到得石壘的山門時，不覺得立住了。山門對面是一所荒亭，亭上的柱子只有兩根還直立着，那一半早塌倒在青石巖下。因此原來繞亭而流的山溪，也改了流道，從塌下的亭子上漫了過來；可以想見在以前的亭下溪聲必是淙淙潺潺如奏着合韻的簫管，想像那時的山僧在此秋夜必能聽得見羣樹與山溪合鳴的天籟，激越蕭微，倒可以作不寐的伴侶。現在恐怕也沒有來聽此幽趣之聲，況且溪流既亂，聽去也不過是如風雨夜驚，使他們寂靜中以求超脫的靈魂反感到惛惛與悲壯的不安罷了。……我一邊走入山門，一邊想着，便覺得兩眸有些酸意。

階下的青蛙爭鳴，瓦上的蹲鴟窺人，一派蕭瑟寥落的風景彷彿在空中積疊着無許的悶氣。寺內房屋錯落高下倚着山巖建築的，却也不少。但那時已是頹壞了大半，只有幾座佛殿；然而也是屋漏青天，那些泥塑木雕的東西多是金彩剝落，表現他們歷劫後的悲運。我踱過兩三座殿宇，終沒見着一個人，只有在破簷下爭巢的鳥兒振翼爭鳴。

後來我由一所小小的韋馱殿後穿過，爬過了一個土山，忽然看見還有一所小的較爲整齊的佛殿矗立在土山之後。這是我上一次來沒有會到過的地方。我想或者有人在裏面居住，可以談談這所古寺的盛衰事迹，便興奮地越過土山。……及至踏上縱橫不穩的石階，向佛殿內走入的時候，却仍沒有人蹤，而且叢疊的蛛網罩滿了屋角簷頭，也不像有人住過的樣子。却也奇怪，殿內並沒有許多泥像，只有在灰塵封滿的舊紅漆色的木龕中有一尊不到三寸高的小佛像。我在空虛中忽

見有這樣一個神奇的伴侶，便拂着蛛絲，塵土，走向前去觀察。

那實是一個奇異的神像！不過有三寸多高，是用紫泥塑成的，用金彩絢繪着一瓣瓣的蓮花座子，生動如池中方放着清絲香花兒一樣。神面的愷惻莊嚴，微微地笑着，她似乎在這個寂歷空山中用無盡眼藏遍觀世間法，到頭不過在微笑之中滅絕一切。她一手當胸，一手斜垂於右膝之上，裸露着上體，臂及腕上都帶有鐲釧，當胸垂掛着五色瓔珞作成的念珠。……我曾沒見過這樣莊麗動人的佛像，更沒曾見過在這樣小的塑工中竟能塑成如此動人的偶像！……

我在山中居住了這多久的日子：朋友是隔絕了，家庭是拋棄了，世間的榮落全似與我相離，只餘下病體的纏綿，可是我也從萬事消沈中感到孤另！因為我不但將人間失去，而且在不知不覺中也將我的偶像失去，……我心中看見了木龕中的小佛像以後想。

誰聽我！若果然說得出這些話必定譏笑我是瘋子，是糊塗人，我又焉敢在這迷夢般的人間爭執着說我不是瘋子不是糊塗人呢！聰明的人，像我是不配的，甘心作糊塗的也好。崇拜偶像都是糊塗人作的事，你們聰明的人想來都以爲自己是偉大崇高的偶像，須待他人來膜拜頂禮供養溫存。微小的我呀！何敢生此無明妄想！我說也可憐，所求得頂小，——而且並非對於他人有此要求，我不過要求我的心火時時燃燒着一點垂死的明光！但，……你們還不能給我，——否，說句夸言也似乎不配。——我只有求之於空山中頽荒的寺刹，敗殘的佛殿，沒人會來此留過誇大驕僞的足印的地方，我無意中將偶像，——否，生命的引徵尋得！……萬幸！她絲毫沒有受世間的玩侮，笑語，與批評，這在我看來是一個宇宙中的「完全」，人間世的「不朽」。……太不着邊際了，也不怕人家聽了，笑掉了互相吞食的牙齒。

片刻中思潮濤迴，末後，我自己也微笑了。……管得許多，我雖沒把「鐵鞋踏穿」，却已將我的心田走遍，今朝遇到了，我要請你的偉靈，你的聖潔，你的微笑中的莊嚴，……一切同我去吧！

我俯首在粗木製的佛案前，想到此處，不覺得淚痕濕透了襟袖。爲悲苦還是歡愉？不知道的；但覺全身在空虛中顫動，在此靜默的自然中若有無許的神力在運行，在騰拿，在以太中旋轉搏造。……

從此後我「有」了，憂悒的悲泣中，狂想的歡笑中，寂寞的惆悵中，都有了
一件鎮心的珍寶，有了一個伴我靈魂的偶像。

還不是似風散雨收般的人間，還不是移根換葉般的生活，「實在」，「永遠」，

曾在那處種下了不朽的根苗？「解脫」，「努力」，何時在圖畫中曾被入省識？不記歸時，更何能找到去跡，不縈懷抱，更何曾覓得心痕？茫茫的，泛泛的，如此罷了，多言只多遺音，多書只多餘跡，我彳亍在這冥途中爲日已久，恐怖貪噴的劍影刀光，時時來割裂我，擊打我，威嚇我；從風雨的窗中逃過，從險峻的峯壑走過，從密如魚網利似霜鋒的生之流中浮沈過，——更向何處去？

而身後陰影的追逐，在時空兩間中那曾見過你我的足跡。

記得曾一度相逢，但恍惚中便不見了；記得曾聽過你的戛玉流泉般妙音，却早在雲叢中散去。若相憶而不能相憶，若相見而不曾認識，這真有共誰攜手爲誰消瘦的感想！……

偶然的覓得，偶然從無人去的荒山中覓得，恰巧便是我生命的引徵？我要如

何的保持，供奉，讚歎！我更要如何的滿足，快意，留戀！

你的寶藍色的衣披，你的重疊的花座，你的光明的瓔珞垂珠，你的潔白裸露的身體，愷惻莊嚴的面容，使我不忘！使我膜拜在你的膝下。

使我在此空無所有的世界得到已失的珍寶！我的靈魂在幽寂中跳躍歡呼，以至於樂極的淚痕流下！

彼所受識，自不能免却一切界雜染所攝的幻景，但只求得真有所攝，又何可不依他不起自性？我身本有醉性，所以欲望有醇醪的陶醉；我心本有所緣，所以能有由外面來的自反射色。

偶像！——我便是這樣尋得你來的！也便是這樣顛倒，留連，不能離却的！是尊敬？是愛？向那裏找出界線？融合，消滅，不過是一種盡力的形容，總之：

你是主宰者，是造化的中樞，……是在生躍，是在微笑，是在造化無窮的生之機能，——這是我的受用！

罷罷，「似恁匆匆有甚心情」？怕不被人間的笑聲嚇死，——但有你在「有」我在，有我們的永生在，有此秋風秋雨的證實在，……便足以圓證一切，顯現一切，無遠礙亦無畏怖。

編者附記：

王照統的這一篇小品，是一篇含有無限的哲理的文字。它不但表現了深摯的哲理，也描寫了很優秀的景物。文字技術雖然繁複一點，但理解還不怎樣困難。作風，他是具有一種獨特的精神。本篇，『晨報附刊』所載。

二三 新生活日記

郭沫若

十月一日

晨六時起床，赴溫泉，泉在川上江邊，男女同浴，

浴場對岸山木葱蘢，耳畔湍聲怒吼。

七時朝食。

食後出遊，由旅舍東走乘拉索船渡川上江，沿江北行，紅荻，白芒，石蒜，敗蘖，薊團，紅鳶之類開滿溪澗。

山路甚平坦，惟臨溪一面全無欄干，溪邊古木森森，甚形險巖。

兒輩皆大歡喜，佛兒尤異常態，在途時跑時跌，頑不聽命，伊母解帶繫其腰，兒殊大不愉懌。小小嬰兒不該多此傲骨。

秋陽杲杲，曬頭作痛。曉芙脫佛兒絨衣覆頭蔽日，狀如埃及及婦人。沿川行可二里許，遇一側溪，由間道穿入，樹枝障人，大磐石在澗中零亂。水清見底，聲澈如翡翠，石潔而平整，脫衣裸臥其上，身被日光爆射，又倒臥水中。

澗中閑遊可二小時，曉芙腹痛催歸。歸時在路旁小店中用茶，買鮮柿十二枚，佛兒思睡，負之行，未幾，在背上睡去矣。

傍晚入浴時，有二少女同池，一粉白可愛，着浴衣，乳峯墳起。是日無爲，得紀行詩二十韻。

解脫衣履，仰臥大石，水聲縱縱，青天一碧。

頭上秋陽，爆我過熾，妻戴兒衣，女古埃及。

涉足入水，涼意徹骨，倒臥水中，冷不可敵。

妻兒與我，石上追逐，如此樂土，悔來未速。

溪邊有柿，金黃已熟，攀折一枝，澀不可食。
緬懷柳州，愚溪古蹟，如在當年，與之面矚。
山水惠人，原無厚薄，柳州被謫，未爲非福。
我若有資，買山築屋，長老此間，不念塵濁。
奈何秋老，子多樹弱，枝已萎垂，葉將腐落。
烈烈陽威，猛不可避，樂意難淳，水聲轉咽。

——游小副川歸路中作此——

十月二日

晨起一人赴浴。

曉芙仍提議分居，以諸兒相擾，不能作文故也。十時頃沿川上江北上，至古

湯溫泉，爲時已一點過矣。

古湯溫泉在屋中，無甚幽趣。附近地勢散漫，人家亦繁，遠不逮熊川之雅靜，分居之議作罷。

是日無爲。

十月三日

朝浴，午前讀 *Synge* 戲曲三篇。

午後二時出游，登山拾栗，得「採栗謠」三首：

- (一) 上山採栗，栗熟茨深，栗刺手指，茨刺足心。一滴一粒，血染刺針。
- (二) 下山數栗，栗不盈斗；飲食不可，秋風怒吼。兒尙無衣，安能顧口。
- (三) 衣不厭暖，食不厭甘；富也食栗，猶慊肉單。焉知貧賤，血以禦寒？

晚飯後抱佛兒至渡頭，坐食聽水。未幾，曉芙偕和博二兒來，二兒在石上追逐，指石大者爲非洲，爲美國，爲中華，石積在小兒心中成爲一幅世界。

夜入浴，吃燒栗數粒，草「日之夕矣」一詩。

日之夕矣，新月在天，抱我幼子，步至溪邊。

溪邊有石，臨彼深潭，水中倒映，隔岸高山。

高山蒼鬱，深潭碧青，靜坐危石，隱聽湍鳴。

湍鳴浩浩，天地森寥，瞑目冥想，造化盈消。

造物造余，每多憂悒，得茲靜樂，不薄余錫。

俄而妻至，二子追隨，子指亂石，定名歐非。

歐非不遠，世界如拳，仰見熒惑，出自山巔。

山巔有樹，影已零亂，妻曰盪歸，子曰漸緩。

緩亦無從，遘亦無庸，如彼星月，羈旅太空。

十月四日

朝來腹瀉，告曉芙，曉芙亦爾，食生魚過多之故耶？素不喜食生魚，自入山中來，兼食倍常，殊可怪也。

久未閱報，今日定「A新聞」一分，國內戰事仍未終結，來月恐仍無歸國希望。

午後三時頃出游，渡江南上，田中見一水臼，用粗大橫木作槓竿，一端置杵臼，一端鑿成匙形，引山泉流入匙腹中，腹滿則匙下，傾水入田中，水傾後匙歸原狀，則他端木杵在白中椿擊一回，如此一上一下，運動甚形迂緩，無錶，爰數脈搏以計時刻，上下一次當脈搏二十六次，一分鐘間尙不能椿擊三次也。

田園生活萬事都如此悠閑，生活之慾望不奢則物質之要求自薄。……在我自身如果最低生活得所保證，我亦可以力盡我能以貢獻於社會，在我並無奢求，若有村醪，何須醇酒？

此意與曉芙談及，伊亦贊予，惟此最低生活之保證不易得耳。

歸途摘白茶數枝。

十月五日

倦怠，倦怠，倦怠！

倦怠病又來相擾矣。數日來毫無作文興趣，每日三千字之規定迄未實行，長此下去，豈能久持耶？

清晨曉芙在枕畔以移家事相告，伊欲移住『賃間』，自炊時可以節減。伊歎

我不能作文耳！

前有餓鬼臨門，後有牛刀架頸，如此狀態，誰能作文？

沉復腦如是冥冥，耳如是薨薨，情感如是焦涸，心緒如是不寧，我縱使是架造文機器，已頹圯如斯，寧可不稍加休潤耶？

今日未赴浴，以後將永不赴浴，每日如此亦可節省兩角小洋。

節省，節省，節省！萬事都是錢，錢就是命！

編者附記：

『新生活日記』是從作者所著『橄欖』一書裏『行路難』篇中擇出來的。

這可以作為語體的日記的範作讀。

這裏面，是反映了一個作家生活的全部。

他的觀樂，他的苦悶，他的思想……一切都被表現了。

一個作家，是怎樣的在掙扎生活，於此可以想見。

同時，關於日記的作法，讀者果能細加體會，也是可以領會得到。大的事件的具體的描寫，細小的瑣碎的材料攝取，心理的自己的解剖……也是全都涉及了。

從這一篇裏，應該努力的去把握作日記的方法。